

17

軍之的國庫

我人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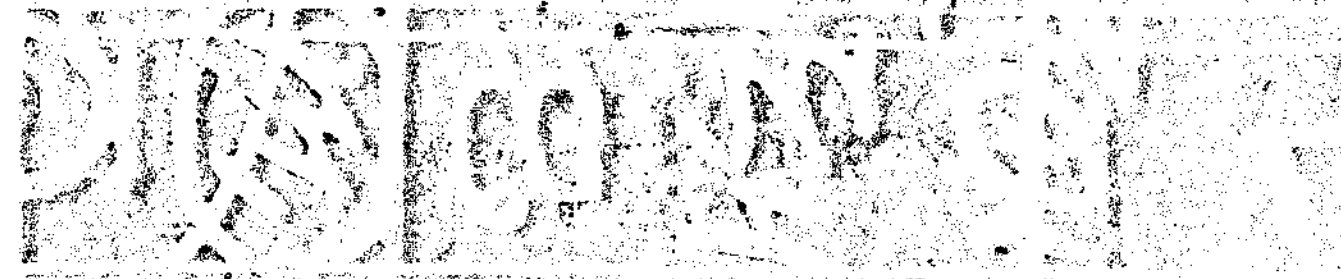
...

...

...

...

...



第四期抗戰

中國空軍的新戰姿

丁布夫

中國空軍正式參加武漢外國的保衛戰，是本月九月九日開始的，這個保衛戰延長到四個月之久，至八月九日才告段落。在這四個月之中，中國空軍以武漢為根據地，不斷的活動於自由家鎮至安慶的長江中遊的上空。當時我空軍的兵力，算起來只相當於敵空軍兵力的四分之一，此外，尚要與敵數十條兵艦高射炮集結的火網戰。

這四個月中的戰鬥，是最光榮的戰鬥，我們是主動的，而敵人始終是被動的，我們是隨時出擊，而敵人始終是臨時應戰。許多出擊歸來的戰士報告，敵軍匆忙應戰，手足失措的情形，令人可笑！說到損失，則這四個月不可避免的消耗戰中，我們固不惜英勇犧牲，而敵軍的損失，比我們更大更多，空軍之外，海軍的損失，尤有十倍百倍於我。

九月而後，這個長江上空的一陣地消耗戰，始告一段落，這個時期，中國空軍除了遂行一些小的「戰略保衛」和「戰術攻擊」之外，主力則暫處於待機的態勢。這種態勢僅僅保持了一個多月的光景，直至武漢棄守，第四期抗戰的展開，中國空軍的戰略也隨大局之轉進而有新的決定。

因為第二期、第三期的抗戰，都是以武漢為根據地，所以當是時，中國空軍也在武漢集中大部兵力，「二一八」，「四二九」，「五卅一」的三次空軍大會戰，就是這個戰略下所產生的必然有的戰役，即四個月的長江奮戰，也完全是以武漢為根據地，是以保衛武漢為目的的戰鬥。

武漢放棄後，第四期抗戰之局展開，在軍事上，今後中國沒有如武漢那一個大根據地，也不需要如武漢那樣一個大根據地，至於空軍呢，為配合大的環境，於是他也需要從一個大根據地（武漢）化整為零，而合理的分佈他的兵力，依據若干較武漢為小的據點，從新作第四期的。

今後中國空軍新的抗戰態勢，就是根據這個合理的作戰指導而展開的。

因此，根據於理論說來，今後空軍戰略或許會有如下的新姿態：

第一、「空中陣地戰」的時機是要較前相當減少，而運動戰（如「六一六」粵北長空之戰，衡陽「八一八」之戰等）的時機將要大大增進。

第二，上面所述是指「戰略防禦」方面的，大規模的「戰略防禦」戰，今後或許較武漢時期要減少；而在「戰術攻擊」方面，當要較前大大增進（如台兒莊之戰，羅山之戰等）。

兒莊之戰，羅山之戰等）。

因為，在兵力上我國是弱勢，所以不可避免的「陣地消耗戰」，必須力求減少，而多多運用避免消耗的運動戰，兵力弱勢尤要以運動戰來爭取主動地位，才能夠隨時隨地可以給前進的敵軍不可知的打擊。再就是注重後方的「戰略防禦」需要很多兵力，所以兵力弱勢的空軍，最好就是能夠側重於戰場方面的陸空聯合作戰，而較為減少後方的「戰略防禦」戰，俾軍大部兵力於戰場的使用。

由於武漢放棄後大戰局的轉進，和今後空軍兵力的更進一步的合理使用。理論的說來，大概會決定了上述中國空軍今後的新的戰鬥態勢。

因此，若干較小的新據點，已建設而強化起來，若干從前是訓練和補充供給的基地，現在同時作了「第一線」的據點了。尤其是一四川盆地——現在已成了抗戰的重心，「四川盆地」的「鐵空」一必須要鍛鍊起來，繼武漢「鐵空」而起。不過新戰略下的空軍根據地，是一多點式的，他與武漢「一點式」的不同，如××，×××，×××，×××等處佈署成爲一個遼闊的威力範圍，以便利用機動打擊敵人進攻，又可以突擊武漢。

這個戰略的初試，就表現他的絕大的成功。那就是「一一·五」「一一·二」梁山成都的兩次空戰。

在敵人的「武漢攻略」時期，敵機四出擾亂各交通線，未曾遇過強烈抵抗，因未曾找到我們的主力，便以爲我軍已蒙致命打擊，再沒有強大的作戰能力，於十一月間又作軍事冒險，單獨以轟炸機隊，向我四川縱深挺進。誰知中國空軍仍保有他尚屬優秀的新××機，以捉摸不定的兵力，突飛而起，「一一·五」中國空軍在梁山上空，以多於敵軍約半倍的兵力（敵機九架），一戰而擊落敵機六架；「一一·八」在成都上空以相當於敵軍四分之一的兵力（敵機十八架）再戰而擊落敵機二架。兩戰的結果，是八比零，敵軍負痛敗北。

這二役的勝利：第一是敵人雖佔用了武漢機場，而還沒有取得良好的前哨聯絡站，轟炸機隊不能獲得隱匿的掩護，便冒然散野，自取敗亡。第二是我兵力密匿，佈署及運動之得宜，其突然出戰，實非敵人意料所及。這兩個原因，後者尤是主要的。今後，敵轟炸機隊必定不絕的來撞碎在我們「四川盆地」的「鐵空」。而中國空軍從這裏出擊，爲時已不在遠了！

南京圖書館藏

# 空軍戰座談會

第三次

辛勤·英勇·年青的一羣戰士

## 壯快的憶語·幽情的歡笑中

請聽.....

## 「鐵雨」東海「光榮轟炸史

記者

中國的神勇兵團自「八一四」參戰以還，驅逐部隊不絕地英勇奮戰在各大據點的上空，博得全世界人士的稱讚。同時，轟炸部隊也辛勤堅苦的担負出擊的任務，這真頭腦藏着不知多少光榮的，可歌可泣的史料，值得我們來表揚。

光榮的史跡是不可磨滅的，這是本社的責任，也是本社的工作。因此，本社就取得一個機會，十一月三日上午九時，在四川省立師範學校的圖書室，邀請「鐵雨」東海「兩大隊的戰士十餘人，開第三次「空戰座談會」，計到戰士：楊敬之、王名泰、劉華郁、盧培爽、陳宏才、鄭以仁、馮兆青、鄭秀德、李湘濤、曾德新、趙振詢、廖錦光等，本社同人：袁公信、李克敏、杜敬倫、桑潔南等，十幾個年青人，過去趣味的回憶，未來勝利的展望，談話幽情，笑聲四起，實是人生的一大快事！——記者——

袁：今天在這裏代表「中國的空軍」出版社召集第三次空戰座談會，承蒙諸位名戰士踴躍參加，深覺非常榮幸！諸位一年來奔馳祖國的天空，飛轟狂暴的敵寇，奮不顧身地為民族解放而鬥爭，儘管辛苦。最近調防到這兒來得有和諸位見面機會，早想請來談談，可是因為諸位天天要上機場，實在沒有空。幸許今天大霧給我們佈好了天羅地網，請放心地談談痛快。可惜沒

有預備什麼好東西招待諸位，還望原諒，隨便請用。邊吃邊談，至饒興趣。此刻就開始報告過去驚人的戰績，越詳細越好。若換坐位的次序請李湘濤先說。

李：（豪爽地）好罷，就讓我先說。（想一想）說那一次好呢？

鄭：當然拿出你的傑作向大家宣讀。

李：那麼就說二月廿一日上午飛臨杭州母校的經過

罷。江南的初春已準備披上豔麗的新裝，在鮮明的晴空底下，我們××隊，共機××架，比翼從××起飛，齊向目的地航進。不到半點鐘，就逼近杭州的上空，遙望新建的錢江大橋，閃亮地橫跨其上。橋的這面是中華健兒固守着，橋的那面已遭了寇兵的蹂躪。聽！聽空中馬達在怒吼，好像對我們的守軍高呼：「衝！衝！衝過大橋，趕殺倭奴！」被西湖美景迷住了的敵



兵，恐怕昨夜喝醉了酒還未睡醒，當我們飛過了杭州，並未聽到地面上有點兒響動，我們加速馬力，闖進被擊敵佔去的笕橋機場——這是年青中國空軍的搖籃地！我當時的情緒，只有用下面幾行詩句描寫最恰切：

「啊，笕橋，革命的笕橋，

因為你是我們的

故我要哭你，

因為你是敵人的，

我將毀滅你！」

桑：（打趣着）原來李全志還是一們詩人！

李：不敢當，這是借光的。記不起在那一期「中國的空軍」上我讀到了這一首詩，正是我那時心境的寫照。俯視機場上停放着七八架塗着「紅膏藥」徽的轟炸機，想起不知有多少大中華無辜的男女老幼被它們所吞噬了，周身熱血狂沸，憤激地投下炸彈，火光起處，全數焚毀，總算報了一點深仇。微感機身輕鬆，惋惜減少一些我內心的重負。看母校潔白莊嚴的禮堂依然完好，我搖搖機翼，低聲地說：「等着我來日再投入你的懷抱！」歸程上未遇敵艦逐機，安然返防。我的報道也就宣告結束。

袁：現在輪到楊敬之全志說話了。我早就聽到楊全志轟炸上海敵軍，每次都能予以莫大的打擊，可惜知道得不很詳細，今番可得一償宿願了。

楊：（微笑地）過去的影像已有點兒模糊了，可是炸寇司令部的一幕尚未忘掉。我記不清楚那一天，好像天氣很壞，陰雲佈空。但是殺敵是一刻不能放鬆的，我們決定低空飛行，雖然這樣很危險，不過早抱定犧牲決心的我們，並不感到多大的威脅。好在等我們飛過蘇嘉線之後，

氣候開始好轉，陽光向我們迎笑，象徵着經歷艱苦奮鬥後到來的光明。想到勝利在等待我們，歡快地先把機頭拉起，昇至七千尺以上的高空，急向上海邁進。不料踏入上海市空，低雲復作祟，陰蔽住我們所尋找的敵軍司令部。恰巧這時從另一條路殺出我們的第X大隊，向敵寇投彈，猛烈的高射砲火，暗示了我們久覓不

楊敬之鄭香德  
王全志  
李全志  
沈全志  
袁全志  
杜全志  
雷全志

亮的朝陽中，向上海航去。不知怎的，中途沈崇誨全志所駕的一機發生了故障，落在後面，幸不久仍能趕上！

杜：（驚奇地）是和沈全志一道去的麼？

鄭：（點首）沈全志的壯舉，早在一中國的空軍」上發表了，并且深深地印入了每個中國人的心裏，除了對沈烈士表示敬佩外，別的暫且不提。當時我們飛在黃浦江上X千尺的高空，發現了三架寇艦逐機盤旋搜索，不過遠在我們底下，可惜航空母艦遍找無着，只見三隻敵艦，停浮在水面上，當即俯衝下去投彈，雖未能擊沉，無疑地，受了重傷！敵機忙來迎戰，但已來不及了，我們迅速地又爬入高空，掉頭西飛。

李：沈全志呢？

鄭：他就在這一次壯烈犧牲了！但他這種殺身成仁的精神，永遠在空軍史上佔最燦爛的一頁！

袁：讓我們起來對這一位英勇的沈烈士默念一分鐘，敬表哀悼。（全體起立，俯首默念一分鐘）

桑：現在請雷德新全志也說一個。

雷：（歡快地）剛剛我想到有一次去炸敵甲車的故事。據報，敵人有兩列鐵甲車停在平原站。我們在上午十時出發，下午二時始抵目的地。最初我們找不到所要吃的東西，偵察好久，仍無結果。不得已降低搜索，才發覺鬼子的妙計，原來兩列鐵甲車都被偽裝成像路軌一樣。

杜：妙是妙，小雞怎逃得過鷹的銳眼！

雷：既被發現了，還肯饒它麼？炸彈對準假鐵道丟去，終於完成了此行的任務。

（衆興奮鼓掌）

李：聽說玉名全志有一次去炸上海敵艦時，險空取得巧妙的連絡，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得的目標，忙把帶來的幾千磅炸彈全都投送下去，一顆顆打中了敵寇的要害！

李：教鬼子們也嘗嘗中國炸彈的滋味！

袁：現在請鄭以仁同志報告。

鄭：（抬頭略作思索狀）我想把去年十月間奉命轟炸上海寇航空母艦的經過，就我所記得的，向諸位一述。稍帶意意的清晨，又架機鼓翼在鮮

王：（欣喜地）因為我們機數少，所以在抗戰初期

，我們多擇夜間襲擊。說到天氣，當然不能在急風驟雨時舉行，但也並不希望月明星稀。最好當月兒躲在雲堆裏，說昏暗又不很昏暗，說明亮又不很明亮，敵人一聞空中機聲軋軋，探照燈即下總動員令，照得江上冠蓋，像游在玻璃缸裏的金魚——是對蒼鷹最富滋養的食糧！同時浦東的砲兵陣地，乘機齊向光柱瞄準，接連放射，隆隆巨聲，響徹雲霄，砲彈炸彈，紛紛落在橋上，告訴敵人，全中國戰士在同心合力地抵抗侵略者的進攻！

李：讓空中鐵拳和地上鋼管堅強地舉起，齊向寇頭上插去！

王：最壯觀的是有一次，我們去的太早，遇到六架敵方警戒機，艦上一得知我機進擊的報告，探照燈四射，高射炮猛發，再加以橋上槍彈的火光，半空織成火樹銀花，真是一幅奇景！但我們尚能從容投彈，沉着應戰，終於殺出重圍，安然飛返！

袁：我聽起來都覺痛快，慢說你們親臨其境者！現在請劉郁華全志報告。

劉：我所經過的都很平常，沒有什麼特別的奇遇。可惜今天譚國材全志因事未能到會，我知道他倒有好材料。

李：下次開座談會，一定邀請譚全志參加，還要請他多講幾個。不過今天請你先說。

劉：不，我還可介紹在座的李湘濤全志講述轟炸蕪湖蚌埠敵機場巨大的收獲。

李：想不到老劉也推讓起來。（看了他一眼）轟炸蕪湖，蚌埠是同日舉行的，記得四月三十日早晨我們XX架機從XX起飛，朝向被敵人佔用

去了的蕪湖機場前進，很順利地炸燬了敵機八架。飛回XX時，剛巧十點鐘，重把油加好，吃了點心，到中午又奉命出發轟炸蚌埠。因為上午飛行在四千五百公尺高空，頗感寒氣逼人，大家於是商定，這次改飛低空。誰知道天氣突然轉變，飛不到幾分鐘，即遭大雨襲擊。沿途又需經過幾座高山，不得已急將機頭拉起，羣竄入雲，隊形遂告失散。直等進了皖境，再見天日，整理成隊。幸我對蚌埠地形較熟，航行準。一路上並無困難，飛抵蚌埠上空，遙望場上的機數十架，像隊伍似地，準備檢閱官的駕臨，肅穆而齊整地排列着。先下手為強，彈如雨點，驟火蔽天。第二日接某戰區司令長官報告：「據報炸毀敵機二十四架，及油庫兩座」，這一天，在我們確是值得紀念的一天，共毀敵機三十二架，外再加油庫兩座！

杜：此舉足寒敵膽！

袁：（往窗外瞧）霧漸漸收了，說不定敵人又要送禮到這兒來，今天聽到諸位道述過去所創造的光榮戰績，我好像在諦聽希臘時代的行吟詩人歌頌往古的英雄一般，可是更偉大的，你們自己就是歌詞的創製者，而這歌詞中所描述的，又是你們親手建立的崇高偉業。

王：袁同志這樣未免太過譽我們了，不過你這個盛意的鼓勵，也可作為我們未來事業強有力的刺激。

李：最後蒙諸位給我們許多寶貴的材料，確代中國的空軍一出版社表示十分感激，望各位有暇多多寫文章，并祝「鐵雨」「東海」來日創建更輝煌，更輝煌，更奇偉的功績！

南風鏡

玉虬

飛電為鞭風作馬。  
一日追賊須十駕。  
寇虜膽破魂難招。  
昆陽大戰聲震瓦。  
誰放此賊入戶庭。  
賊命那容朝夕假。  
前軍纔傳克惠陽。  
後軍又報增城下。  
此時我軍戰彌酣。  
殺賊味如啖老蔗。  
會兵合勢趨羊城。  
襲底蝦夷堪作鮮。  
誰謂南風今不競。  
南天士氣還堪霸。

# 九一八昆明空戰大捷記

朱惠之

未曾畢業的航空生就開了紀錄

●●●年青的黎宗彥·無限的前程●●●

## 十分鐘的戰鬥……三比零

### 〔一〕平靜的昆明也不平靜了

我國抗戰開始以來，一般人就永遠在後方的昆明當作了安樂窩，世外的桃源，以為敵人和敵機是決不會光顧到昆明。是的，昆明，這古老的山城，它在最後方的西南，它有高大的古松柏樹，有黃藍色琉璃瓦的寺院，有波平如鏡的湖水，還有翠綠的青山，加上古城中的人情物態，那一樣不十足的表現昆明是個平靜的好地方所在呢？

然而，這終究是我們自己所理想的，自己打的一個如意算盤，敵人非壓根兒不承認這一回事。我們想要平靜麼？那除非在取得了抗戰之最後勝利以後，現在，敵人偏不容我們有一刻兒的安閒，平靜是談不到的。

就在八九月之交，我們敵人的軍艦便得個空隙兒遊弋到了粵桂邊界的北海，隨即把它附近的一個小島叫瀾州島的佔領着，做了敵人在西南第二的一個航空軍事根據地，和它終常停泊在南海萬山羣島中的水上機母艦，成個犄角之勢。於是，前者（過去）則專施對廣州和粵漢廣九兩路的破壞轟炸，而後者（現在）便分任着對廣西、貴州、雲南三地的空

襲工作了。

一般人只知道昆明是處在抗戰的最後方，但應曉得昆明是今日西南最後方之一個軍事經濟上的重鎮，敵人必毀滅之而甘心的。何況瀾州島上敵人新築成的飛機場，離昆明也不過八百公里遠來路，所以敵機襲昆明，是在它的預定計劃之中。過去平靜的昆明，到現在自然不會再有平靜了。

### 〔二〕敵機首次襲昆明

昆明是後方的軍事重鎮，同時，昆明又是後方的軍事航空的搖籃地。敵人畏懼我們在昆明有精銳的空軍大兵團，所以開始不敢輕於嘗試。

九月二十一日，敵機首次飛到了貴州，施行偵查，就是它一則試探我們在這方面警戒的虛實，二則測量這一航線的飛行氣象，以為下一次一掃土重來一之便。二十五日，敵機又飛到貴州的興義等縣投彈，這次它顯然是够大胆的，因為這已離昆明很近了。

總之，敵機自經過了這兩次的順利飛行，便存下個不在乎的樣子，決定了一個空襲昆明的計劃，準備給我在昆明的中央航空學校及其他航空根據地

一個大打擊。

九月二十八日，這天清早便特別的明朗，晨曦初起，照耀在海水上面，是格外的碧澄秀麗；晴空萬里，更顯示着敵機特選擇了這一天首次來襲昆明。還不到七時許，敵瀾州島上飛機場向首腦木島航空軍總指揮官，他發下了號令，「襲擊昆明！」「肅懲支那空軍！」「肅懲支那空軍！」

剎那間，敵九架最新式的九六重轟炸機便一字兒排開，各隨着螺旋槳的轉動聲而離開瀾州島的機場，升空北飛了。它們三架三架一隊，排成V字形，十萬匹馬力，五百公斤彈炸，每架飛機都有四挺機槍，九架機便有三十六挺機槍，這三十六條交流的火力網啊，以為誰遇到它誰就倒楣，誰知它們自己却在死亡線上爬行哩。

由瀾州島經過北海、南甯、百色，敵機都差不多是一直線北飛的。過此敵機便沿西洋江兩岸西飛，把箭頭對準昆明的方向飛來。途中發動機是雷一般的吼着，九架死灰色的機身每在陽光中掠過時，叫人看見或聽見，都帶有一種異樣的刺眼和難受。

### 〔三〕由演習變為實戰（三比零）



在昆明，每日上午八九點鐘，都有我X型的新式驅逐機羣，在空中作各色各樣的教練，做着種種戰鬥的表演姿態。千千萬萬的祖國民眾，無不仰着頭，看他們飛翔、俯衝、攻擊，當做真的空戰。九月二十八，這天照例的由飛行教官周廷芳、姚傑，率領飛行學生黎宗彥等，演習戰鬥教程，倒沒想

到他們這次的演習，却變成一幕有歷史意義的空戰紀念哩。八點四十分，昆明防空部得着敵機來襲的消息，便發出了空襲警報；九點一刻鐘，又發出了悲壯的緊急警報。九架敵重轟炸機，這時也就已到達了昆明市的上空，沉重的隆隆……隆隆的聲音，每

個市民也能聽的到了。敵機來襲似乎很凶猛，飛的十分低，低的連機身上的兩個「紅日章」徽，都可以給人們看的清清楚楚。一幕有歷史意義的偉大空戰就此展開了。原來在市空演習的我機隊，早已接到地面上無線電的報告，這時是死也不肯放過了這大好的機會，就各拉機爬高，在六千尺的高空，佈成一

【寫真戰空明昆】

由於地勢的優越，我機一小隊是周教官廷芳率領的，一機當先，由六千尺的高空急降下來，就向市空西北角上的敵左機隊進行攻擊。敵機也不甘示弱，它的領隊機很快的轉過機頭，由右下方便向我機還擊過來。我活躍的周隊長，一時機似激舞，彈如雨下，雙方數十條機關槍火的交流，互相噴閃，引為天空奇觀。爆烈彈，燃燒彈，曳光彈，打在金屬機身的機身上，有如落葉子的清脆可聽。

續敘克胡

周隊長心眼裏冒火了，他分明看見敵機撥了一個空，拉起機頭想跑，他本能捨得放手，跟蹤敵機的尾巴就追，等待一個死角度，按槍射擊，結果了它。「夠了，是周射擊的距離了，」周隊長想，「就結果它了罷！一格格格格格，一陣中用力的拉機槍，敵機應聲墜毀，不可救藥的一個尾旋，完了。周隊長是昆明空戰首開紀錄的第一人。



正在這個緊張的局面下，我總教官傑又怎能錯失機會，領着隊也向市東南角上的敵機隊衝過去，只見四五六架機身在市空的又一角落裏，彼此上下追逐，左右格鬥，酣戰，誰也不讓誰一分。格格格格，一排機槍打去，我機拉起了，剛得沒有擊正敵機，乃再衝過去，對準敵第三機的左下方機頭，又是一陣機槍，這次不偏不歪，正打落在敵機的油箱上。敵機着了火，油花四濺處，一團紅光，在長空中劃了一道黑痕，便深深的陷落在郊外的泥土層裏，總教官也擊下了敵機一架。

說時遲，那時快，我航校的一羣健兒，這時也莫不是個個奮勇當先，拉住機頭，握緊機槍，眼見得敵機兩架尾旋下去了，恨不能也來一個，來一個「點足而三」，撐撐面子。八期學生黎宗彥，便是這樣轉念頭而同時是這樣做的一個孩子。他是最賣氣力了，他把日常素習的各種戰術，一一實地的演來，把敵機當靶子打，只聽機槍響處，敵機身上連中了幾個槍彈，冒白煙了，夾着一條長尾巴，搖搖欲墜的飛逃。

勇敢的黎宗彥，一點也不含糊，他不放鬆受傷的敵機，他一直釘住後尾巴追，追到昆明三十里外的鄉間，又加一陣機槍，可憐這架敵機便再也不能支持，向水田裏倒栽沖下去了。

忠勇哉！黎宗彥，你初次出戰，竟開紀錄，努力吧，前途未可限量，祖國需要你哩！

後來鄉民還發現了從這架敵機跳傘圖逃的一個敵機師，就活活的把他捉到，送上城中。

計此次昆明首次大空戰，前後還不過十分鐘，我機便擊落了敵機三架，俘獲敵機師一人。而我們本身却未損一機，未傷一人，實可謂旗開得勝。這樣，敵人又有兩個月不敢「驚臨」昆明了。

### 〔四〕大捷之後

空戰過去，九點四十分，便解除了警報。在空戰中死去了的昆明市，現在又復活躍起來，一切都恢復常態了。

下午一時，防空部的報告，被我擊落的三敵機，均已次第查明，一落宜良縣之狗槽子，機號為「九六二六號」；一落嵩南縣之紅米珠地方，為「二〇四號」；一落同上縣屬之密河村，為「報台機號」。

那個被黎宗彥擊傷，跳傘圖逃的敵機師，也經活捉，訊明他叫池島，日本九州熊本縣人，現年二十七歲。家有愛妻芳子，他胸前掛的護身符和佛像，就是芳子繡好了替他親手帶上的，據池島這樣的告訴人。

因為這是昆明首次空戰和首次的大勝利，這是一個由催促的演習變為遭遇戰的意外的收穫，同時，這還是我航校未畢業學生的技術成熟的一個實證，所以，這是值得紀念，而且應當慶祝一番的。

就在二十八日的當天晚上，龍雲主席以及航校當局，特為我們首次空戰勝利的各戰士，購辦整個的大牛、大豬、大羊等，舉行慰勞祝捷。龍主席另又撥款幣五萬元（合國幣五千元），獎給戰士，用示激勵。且為啓發民衆航空常識起見，特將比較完整的敵機一國報台機號「陳列民教館，供市民參觀。

讓敵機下次來報復罷，我們有的是×型的最新式精銳的驅逐機；我們有的儘是些如同此次勝利的空中各勇士！

敵機這次襲昆明，損失了千百萬元。今後敵機再也不敢小看我們昆明，小看我們空軍！

### 「投考信箱」

本刊前為適合一般有志航空青年之要求，特自十六期起，增開「投考信箱」一欄，專以解答讀者關於投考航校之各項疑問，為我有志航空青年盡力服務。自此消息一出，即陸續接到讀者前來詢問投考情形之函件三十餘封，本當於本期內逐一答覆，祇以航空委員會目下正在奉令遷移途中，一時尚無法通訊，為此敬告各讀者，所有來函詢問各項問題，容於下期一併作答，情況特殊，務請原諒。

——編者——

### 本刊啓事

- （一）本刊所有各期稿費，均已結清。惟作者地址遷移，多寄不到，希未收到稿費之作者，速將地址寄本社，以便寄費。
- （二）本刊為公開之刊物，希國內外人士賜稿，稿費分爲三種：甲種十元至二十元千字，乙種五元至十元千字，丙種三元至五元千字。
- （三）本刊前發行華南版，原在廣州印刷，現改在香港出版，希華南讀者注意。

十一月五日，天氣晴和，滿山遍野的衰草黃花，浴在溫暖的陽光裏，並不顯得憔悴。這遠處後方的梁山，在幾十個能征慣戰的空中勇士捍衛之下，真像一座鐵的城市，尤其在這個時候，更能表示它英勇的姿態。它正在準備飛機的降臨，給以迎頭痛擊！

下午一點鐘，這個期待是實現了。嗚嗚的警報聲，擠滿了這整個小城，居民們看了敵人這一套慣技，像外人所說的日本航空兵投彈未免「太準確」了，彈時常落在機場附近村落中的黃牛背上，所以他們不用着慌張，另一方面他們也想瞧瞧空戰的奇景，雖然看空戰是被禁止的，但有些人還是偷偷地伸出頭來向天空搜索着，看看有沒有日機被我們的戰士擊落下來。

我方空中戰車，早已爬入高空，預備以猛撲的壯舉，吞嚥了來襲的全敵敵機。但是寇機常常採用拖延妙計，期望消耗我機油量，能沾到一

備性是讓那明白的，用不着我來註釋。讀者懂得了張飛，我敢說也能了解我們的陳隊長，雖不能滿一百分，至少也能及格——姑且容我囉嗦一句：勇敢是他的特長。他首先追上，開槍射擊，一發即中油箱，但久未見烟火在半空，心裏奇異着：「怎麼不着火？」再來一次一格，格，格，格……正在這猛烈掃蕩寇氣的時候，他也顧不到究竟打下了幾架，猝然一彈飛來，他感覺到像有一隻蚊子狠命地叮咬着腳掌，繼則發覺足底運用不大靈便，忙從空際中飛出，檢查一下。原來腳掌被射穿了！敵機正想退避，希望乘機得點便宜，可是蘇剛隊員，他的身子雖長得瘦小，但一副黑臉，很足表現他是健康的，他確是精明堅強的小伙子，警戒時，總不離開他所駕駛的飛機半步，休息時，最愛打網球。這時他正盤旋高空，看陳隊長受傷離陣，他迅速地對準那架想做著追擊陳隊長幻夢的敵機俯衝下來，好像要向他撞去似的，再來一個肉彈。地上的市民，目

# 一一五四川上空第一戰

王映明

點油水就可回去報功，所以在梁山的外圍，敵機盤旋復盤旋，想進來，忽又折回去，其實這種行動，充分地顯出來者的阻怯。正當我們的飛戰士着實感覺忍耐不住，想趕去進攻之時，忽在城郊的西北角像幾顆小蒼蠅似的日機蓋着答地溜進來了。我領隊目光銳利，早就發現九顆黑點了，討厭這羣明懷着殺人野心的空中劍子手，還要裝腔作勢，真是看不

憤，怒火直冒，開足油門，直向寇機衝去。僚機也迅速地散開，想來一次包圍夾擊，打得它落花流水。一蒼蠅是敵不過「壁虎」的，好像借地下的塵土作烟幕彈似的，乘機拚命奔逃。但逃者總是心慌，追者的心總是急的，更何況我們的空中勇士個個為民族生存而奮鬥着的，這一條有力的鞭子，抽在他們的心上，對這一羣強盜怎肯放鬆呢？追！追！追上前面的逃者！一場劇烈的戰鬥就在這追一逃之間揭開了。

最厲害最凶的是陳隊長，他神張飛——三國演義中張飛的

擊這幕緊張局面，人人毛髮驚悚。幸將近敵機時，只見火舌連續地從他的機上吐出，祇在他所欲的目的物上，敵機像紙糊一般，輕易地被破碎了。空中強盜們見自己飛機越戰越少，若不快逃，勢必連同僚的命連，且戰且走，狼狽地東逃去了。

這次雖擊落了六架，可是沒有殺它個整光，實是美中不足處。第二天梁山日報上登着：「據得確訊，當日敵機被我擊落六架，死寇四十二人，損失約四百八十萬元（按重轟炸機每架乘坐七人，價約八十萬元）。這在四川還算第一次空戰，但勝利的序幕已被揭開了，更大的收獲不待說當在後呢！

除陳隊長受微傷外，蘇隊員也被擦傷了右肋部，但敵機胆敢第二次再襲梁山，準會看到這羣英雄創建更奇偉的戰績。

# 驅逐機發展的前途

沈鵬飛譯

譯自蘇聯空軍雜誌六月號

在不久以前——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驅逐機在各國空軍中並不佔最主要的地位，在戰術中多以輕轟炸和重轟炸機作為主力。驅逐機多半都是擔任協助、偵察、偵航、聯絡等工作。驅逐機在空軍的編制中僅佔百分之十五。按當時各國之所以特注重發展轟炸機而忽視驅逐機的原因有二：

(一) 意大利空軍將軍杜黑氏認為轟炸機可担任遠距離的飛行，此種理論已經遠程（意大利——奧地沙，意大利——利比亞，意大利——南美）的航行確證了。同時還有認為轟炸機的優越性很多，這也經理論的比較和法國空軍的事實確證了。

(二) 轟炸機速度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因此各種轟炸機的發展速度比較驅逐機迅速的多。

同時還有很多原因：各專門家對於驅逐機的悲觀，他們認為驅逐機不是空軍主力之一，不過是協助次要的作用而已。不過關於驅逐機的一切理論，已由於驅逐機在中國和西班牙活動的試驗完全推翻了；這些活動，完全是各國最新式驅逐機的代表物。

關於空軍的活動，根據各國報紙的記載和特寫，驅逐機在空戰中已經佔着極主要的作用了。牠可以保障制空權，減少轟炸機的轟炸作用。最顯著的事實就是一九三六年在馬德里附近政府軍的驅逐機有極短期間將制空權把握在自己手中，保障了其

他各種飛機的活動。同時政府軍的驅逐機很順利的協助了陸軍砲隊每次的活動，執行了偵察和轟炸的任務。

這些活動，對於陸上部隊的協助甚多，但還未談到驅逐機的直接任務——在空軍中直接消滅敵人。

據報載，弗郎哥飛機由於空戰的損失超過政府軍飛機的很多倍，甚至許多希特勒的友邦的記者在其通信中也不能不承認政府軍的驅逐機與數量超越的敵機戰鬥，政府軍常常獲勝而歸，使法西斯飛機遭受很大的損失。

中國雖然有很少數量的飛行員，但是他們都具有捨身許國勇敢無畏的精神，同時有現代式的驅逐機——在每次空戰中總是獲勝的，給與武士道精神的侵略者很大的打擊。

中日戰爭兩國驅逐機損失的比例為一比五。

由於近兩年來在中國和西班牙戰爭所得的實際經驗，各國空軍的指揮者又不得不重新考慮空軍的擴充計劃：各種飛機的百分比，飛機的火力和部隊的裝配。驅逐機已被認為是最主要空軍戰鬥的工其之一。同時現在各國的驅逐機已佔其全國的百分之三十五了。

完全可以想像到的，在將來的大戰場上，在空軍中驅逐機將成爲最主要的一種，他擔負着保衛軍

隊和國家軍事政治中心的責任。

伴着驅逐機數量的增加同時還有牠的質量也逐漸在改進着！驅逐機的速度現在每小時爲四五〇公里，武器逐漸改善了！改裝大口徑的機關槍，小砲和炸彈。其昇高度也在不停的改進着呢。

因爲現在重轟炸機很快和不停的改進，便引起了一個問題，就是轟炸機滿載炸彈，以每小時三五〇—四五〇公里的速度自由昇高空達六〇〇公尺。若不滿載炸彈，其速度更大。據日本報載中國轟炸機會飛往日本空軍根據地台灣，在最高空標準投彈後，完全安然回來了。

但現在的驅逐機要在六〇〇—八〇〇公尺的上空與轟炸機很順利的戰鬥還是很困難的。因爲現在的驅逐機在最高空大多數是要失其速度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失去其機動性。這也是因爲現在發動機的裝備在高空尚不能保障發動機正常的力量的原因。所以近來在各國航空雜誌上有許多飛機製造專家在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爲必須製造有力的雙發動機的驅逐機，但其機動性並不減於單發動機，此種飛機能以每小時五五〇公里的速度在六〇〇—八〇〇公尺的高空自由動作，其活動半徑更爲優越，並能裝配大口徑的機關槍和小砲。

以上這些要求，現在都是驅逐機所迫切需要的，同時也是很合理的要求。事實上現在單發動機的

驅逐機若同現有速度和高度的轟炸機在六〇〇〇—八〇〇〇公尺高空戰鬥是很困難的。在這種高度以上轟炸機的活動是很優越，可是驅逐機相反，無論速度或機動性都遠不如轟炸機，因此其射擊效力也就降低了。同時因為寒冷及空氣的不足，飛行員將感到特別的困難，就是各種特別溫度高度的

儀器也要失其原來的作用，這對於單發動機的飛機在高空作戰當是非常不利的。

這一切問題的解決完全在於雙發動機高空驅逐機製造問題的解決。現在法國已經在試驗，據試驗的報告說：該機能在任何高空自由動作，並且能裝配更強的人力。此種飛機並能自由擔任領航、偵察

和輕轟炸的任務，因為該機的速度，火力及載重都很大。現在德國飛機製造工程師也正在努力研究製造此種多目的高空高速度驅逐機式的雙發動機，同時更以此種發動機裝配在各樣的飛機上在西班牙試驗着呢。

# 空軍是怎樣通訊的？

徹天

「通信之於軍隊尤神經之於人體」，這句話，為中外軍事家所不能否認。為什麼？先舉一例說明：譬如一個蚊子叮我的左手背，破我的皮，吸我的血。左手上的神經即刻依次報告神經中樞，神經中樞下令給右手，叫它去打；右手得到命令，伸開大掌，一下便把蚊子拍死。不論左手或右手的神經有一部份損壞，都不能給打擊者以致命的打擊。

通信對於軍隊完全一樣。假使軍隊沒有通信為之聯繫，軍隊就不能作戰；就是通信組織不健全，軍隊也不能發揮它的最大威力，在軍隊機械化的今日，此種缺點所生的危險更大！

陸海軍尚如此，空軍的活動範圍極廣，機動性最大，有賴於通信更多。因為鐵鳥一架一架昇空，假使沒有通信組織，地面上的主腦部有什麼方法知道作戰的經過和告訴我軍以千變萬化的戰況？友軍怎樣取得密切的聯絡，協同動作？空軍之所以能夠作戰，能夠和陸海軍聯絡作戰，完全依靠健全的通信組織！下面把空軍主要的作戰與通信的關係，約略寫出，告訴愛護本刊的讀者。

編譯

譬如敵機要來轟炸我抗戰的心臟——漢口，強盜們不會預先告訴我們：「飛機幾架某日某時來轟炸漢口」。那麼，我們怎樣能夠事前知道，從容的準備一切呢？這完全是通信的功勞了。

在平時把全國分為若干防空區，每區內設置許許多多的監視哨。哨兵們一分鐘不能鬆懈的用他們全部的注意力，諦聽着，察看着他們應管轄的天空。空中強盜假使是從安慶來的，不管它們飛多少高，多少快，總不能避過我監視哨的眼睛和耳朵。甲處哨兵看清楚了敵機飛機架驅逐機幾架，從什麼方向飛來，向什麼方向飛去，用電話電報或無線電報告防空司令部。乙處哨兵看見了，也作同樣的報告。防空司令部得到各防空監視哨的報告，便很清楚的知道：敵機有幾架，是什麼機，從什麼方向來，有空襲什麼地方的企圖。到了相當時間，發出空襲的警報，人民可以從容的躲避，我們的鐵翼，各種地面防空部隊準備一切。時機更迫促了，緊急警報一發，我們的鐵翼昇空，直向空中強盜來襲的方向去迎擊；不等強盜們到漢口的上空，早就給他們以打擊，使他們潰不成軍，倉皇逃去！

許多不知道空中作戰困難的人，時常驚奇的問：「敵機來襲的時候，為什麼我機東去，敵機西來，我們英勇的空中戰士逃避嗎？」這是完全錯誤的。天空有多大！戰士們坐在飛機裏，怎樣能看得到整個天空？何況高處還有雲呢！胆怯怕死的敵人，為避免我鐵翼的襲擊，快到目的地的時候，當改變他們進襲的方向，向南或北轉個大牛圈，由西方侵入上空，逞其強暴。我鐵翼本是東去迎戰，因為敵人的迂迴，猛撲一空。在城邊無邊際的天空中，飛機的速度又那樣大，遭遇敵人的機會實在太少！

空中遭遇是那樣的困難，為什麼敵機來襲，常給我空軍擊落，變成一縷縷的黑煙，一團團的烈火？這因為要克服前述的困難，我們在驅逐機上裝設通信設備，在領隊機中裝置無線電，與地面上的防空司令或指揮部保持密切的聯絡。空中強盜可利用種種方法避過我們的鐵翼，但他們沒有法子逃避我地面上的機械眼睛和耳朵。敵機在什麼地方轉了航向，現在什麼上空，多少高度，不斷的向我戰士報告；戰士們便依據地面的報告去尋找，去攻擊。同時隊和隊之間，各機和各機之間，也可保持良好的聯



絡，互通信息。這樣，狂暴的空中強盜們，再也沒有法子逃過他們悲慘的命運，做異國的冤鬼！

轟炸

轟炸機的主要任務是攻擊敵人，它要帶多量的炸彈和汽油，才能飛越敵人的後方，對重要的目標，予以重大的打擊。它因受重量的限制，不如驅逐機那樣靈活，並且在敵人上空活動，時時有受敵襲的可能。為達成任務，在戰術上，自然能避開敵人的攻擊為原則。為保障它的安全，與戰重量的許可，通信的設置，更為完備。

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是協同一致，欲達到這個目的，指揮官必需確實的把握着部下，上下密切的聯繫着。故轟炸隊出發後，須將一切情況，不斷的向指揮部報告，則指揮官雖未同機前往，仍能瞭如指掌。領隊者更需密切的控製各機，互相通告飛行狀況，敵情，及抵敵人上空，指示目標，和其他的處置。

轟炸隊從起飛到着陸，與地面電台始終保持着良好的聯絡，這不但指揮官可明瞭一切情形，隨時授與新任務，而且對於它的安全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在航程中的某一區域，有敵機在空中襲擊，飛行中的轟炸隊除避過以外是沒有法子知道的。地面上就可以告訴他們，叫他們設法逃避。達成任務以後，沒有特別命令，必歸返原防（起飛的機場），設那一區遇有敵機空襲，我機隊與之相遇，常常蒙受極大的損害，即使空襲已解除，但因機場被破壞，降落困難，人員的損傷，機件的損壞，實難避免。遇到這種情形，那一區的指揮官便可以「此處有敵機空襲，該隊即飛往某處降落」的命令。不然的話，損失是絕對不能避免的！

我們總沒有忘記了光榮的東征罷！日本是個島國，與我國隔着一片大海，時間又在晚上，假使沒有完善的通信設備，怎樣能在洋洋的東海上空，沉沉的黑夜裏，往返於從未飛過的航程，達成歷史空前的光榮任務？

飛行一條新的航程，完全靠指北針和地圖是不成功的，因為地圖和指北針都有誤差，使用時又極難準確，「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何能夠找到目的地呢！現在用無線電來指示航向，才能十分正確（方法暫略）。這樣，因找不到目標，空耗油量而不得不強迫降落，與其他意外，都可以避免了。

偵察

偵察和通信簡直不能分開。偵察機的唯一任務是偵察敵情與炮空合作。偵知敵情，是知彼的重要工作；炮空合作，是使我炮兵能發揮最大的效力。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指揮官在下決心之前，必對敵情有十分明瞭，才能一鼓而殲敵！偵探敵情，從前都用騎兵，近來可用機械化部隊（指地面），但是他們都不容易深入敵人的後方，並且活動的範圍太小，現在航空發達，用飛機在敵人上空偵察，雖是巢鳥國，也可知其情況；在敵人上空，則可鳥瞰整個戰場。

戰況是千變萬化的，在此一刻是極可貴的情報，過了相當的時間，就完全無用。譬如在敵人後方，有幾千幾萬寇兵正在行軍，或者某處海面發現有敵航空母艦……偵察員看見了，趕快回來報告，轟炸隊立即起飛去轟炸掃射。不論飛機速度有多少快，一返一往，總要相當的時間，在這時間內，敵人早已改變了他們的措置。轟炸隊會始終找不到目標，無功而歸！這種遺憾，只有通信才可以補救！偵

察員發現良好的目標，一方面用無線電報告指揮部，或直接通報轟炸隊，一方面嚴密的監視敵人行動，等到轟炸隊到達，把目標指示給他們，於是，不管有多少寇兵，幾隻兵艦……都會在我炸彈和機槍之下，變成冤鬼和灰燼！

隨科學的進步，大炮的口徑一天天加大，射程一天天加遠，達到能射幾百公里。這樣遠的射程，射擊效果如何，有否命中？都無從知道！因為炮兵觀測所是沒有方法能夠看到這樣遠！這種困難，偵察機又能解決。它飛到目標的上空，清清楚楚的看見我們炮兵所射擊的彈着點，炮彈爆炸處，塵土高數丈。但是射擊效果，有什麼方法告訴我炮兵呢？炮兵發一彈，它回來報告一次不成！這方法無疑的離不了通信，炮兵射一彈，偵察員即將彈着的偏差報告給炮兵，炮兵根據報告修正，再發第二炮。這樣，只要幾分鐘之後，便把敵人炸得片甲不留，血肉橫飛！

此外如盲目飛行，飛行安全，及陸海空軍協同作戰，更非通信不可。通信為空軍的神經，並沒有過譽！

「讀者會」徵求會員展期啟事

本社「讀者會」徵求會員以來，因報名參加者尚未超過規定數目，而便選擇。茲特展期至本年年底，望有志航空青年，從速參加，以免向隅，此啟。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 建再的軍空國德

美Gordon S. Williams

譯 正 乘 杜

德國央心爭佔一席全世界空中泰坦 (Titan) 的地位，如今已完成了軍事航空計劃，使她和歐洲各國並列。本文敘述她奮鬥的經過，並附圖以示其進。

過去五年間，德國空軍進展的迅速，收效的宏大，確非別國所可比擬的。

歐戰後，嚴受凡耳賽條約的束縛，德國軍備幾被剝奪光了。但自希特勒撕破條約以來，今天德國的空軍又在列強前高展起挑戰的旗幟。飾以記字的戰鬥機羣和轟炸機羣戲劇地示證着德國空軍再建的事實。

嚴守秘密的結果，納粹空軍的實力無從知曉。不同的估計總在一千五百到四千架之間。但是無疑的，德國今日能抵抗歐洲任何國的空軍，并且天天聽到納粹空軍製造廠出產新奇飛機的消息。

例如：“JU-90”巨型機，因為是在得羅城 (Dessau) 容克斯工廠製造的，故又名得羅巨型機。該機翼展 115 呎，時速 250 餘哩。裝置 800-1100 馬力發動機，且極易改作軍用機。又如亨克爾 (Heinkel) “HE-112”單座驅逐機，時速 275 哩，裝有四挺機關槍，其中二挺發射神速，并極準確。

戰後的德國空軍當然一無所遺，納粹製造廠勢必按新計劃從頭做起。幸在瑞典的容克斯機廠和在瑞士的杜尼爾 (Dornier) 機廠仍能繼續工作，給與德國的幫助不少。我們也樂得德國航空設計家們都從軍事上着想的，所以如今德國的轟炸機羣主要地都從商用的亨克爾，容克斯，和杜尼爾改成的。

容克斯 “JU-88”雙引擎單翼機是一種由輸送機改的轟炸機，裝有「容克斯、球馬、第色爾」(Junkers Juno Diesels) 新發動機。最高時速幾至 233 哩。亨克爾 “HE-111”雙發動機全金屬轟炸機，速率最快，每時能行 254 哩。另一種 “HE-70”低翼式輸送機已改作轟炸機，時速可達 222 哩。

“HE-51”型機也是亨克爾廠製造的，是目前納粹的標準單座驅逐機。此種驅逐機裝有 “B.M.W.-V-12”水冷式發動機，時速 217 哩，若改裝達姆萊。本次 (Daimler-Benz) 發動機，則時速當增至 250 哩。著名的力索風隊 (Richthofen Squadron) 都用這種機組成的。

“Arado-68”型機又是一種新單座機。原為驅逐工作而設計的，現在已被用作軍事駕駛員的高級教練機。時速 205 哩，裝有 750 馬力 “B.M.W.”發動機。其特點在尾部：高舉平衡的方向舵裝得前一些，昇降舵則向後伸展。

阿勒讀公司 (Arado Company) 出產的教練機亦有其特點，德國許多航空學校用的好機都是那裏製造的。另一種 “AR-76”獨座單翼機，大多在舉行高級訓練，尤其在演習之時用的。翼展 31 呎 5 吋，長 23 呎 7 吋。最高時速 196 哩，巡航速度每時 137 哩。裝有倒懸水冷式 “V-8”型 “AS-10C”發動機。在美國雖然尚少專供海陸飛行教練用的單座機，僅代

之以舊式的驅逐機和戰鬥機，不過特種教練機已被歐洲各國所採用了。

阿勒讀廠並造有另一種教練機——“AR-66”雙座雙翼機。木質的構架，布製的翼面，在設計上具有各種軍用的性能：如初級教練，表演飛行，白日飛行，夜間飛行，單座戰鬥教練，機槍教練，轟炸，無線電教練，和天空攝影。

此外尚有美國空軍界所不大知道的，由阿勒讀和福克、烏爾夫 (Focke-Wulf) 二公司所製造的，雙發動機全金屬教練機。按阿勒讀公司所出產的最高時速 150 哩。武器裝備如機頭上裝有槍塔和轟炸瞄準器，并特備彈藥儲藏室。着落裝置也很是靈便。

最近加入德國航空界的飛機製造巨頭首推過去以出產火車頭，貨車，汽車聞名的哈雪爾和沙 (Henschel and Sohn)。

哈雪爾飛機製造廠是一九三三年在柏林創建的。“HS-122”型機是首批的出產品，這在目前算是標準偵察機，德國空軍隊的輕轟炸機亦是 “HS-122”型機。它十分相似我們的 “O-40A-1”道格拉斯機，也用西門子散熱發動機。胴體是「莫諾耳克」的 (Monocoque，即胴體合乎流線型原則，以減輕機身的重量，而獲得充分的舉力——譯者)。金屬的機翼，翼展 48 呎，長度 33 呎。最高時速 167 哩，落地速度每時 51 哩。能裝配各種馬力較大的發動機。

最有趣的一種哈雪爾飛機是小型低翼式全金屬單座教練機，裝配亞格斯 (Argus) “V-8”型發動機，上昇速度每時 174 哩。翼展 33 呎，長度 24 呎。

「HS-123」全金屬俯衝轟炸戰鬥機也是哈雪耳廠製造的。裝有「P&W630」馬力一霍納一式(Horner)發動機。正確的上翼寬度84呎，尖削的下翼寬度88呎。只知道時速230哩，能載大量燃料和炸彈，別的仍保持着軍事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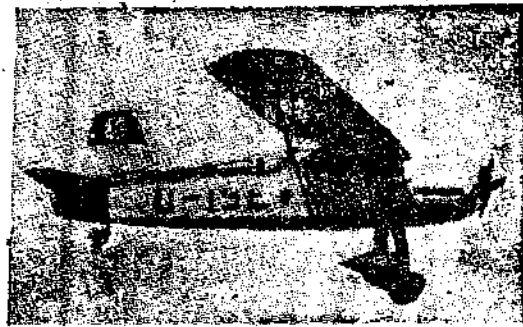
哈雪耳廠也出產許多發動機。容克斯「JU-86」轟炸機。

尚有兩種參加美國航空賽的德國教練機也值得一提。其一是福克、烏爾夫「斯託索」(Focke Wulf "Sosev")單翼機，裝有240馬力亞格斯「V-8」式發動機，另是一小型白克爾「容梅斯脫」(Baker "Tung meister")雙教練機和奇技飛行機。

這兩種機都顯示着德國奇技飛行機和教練機的優越。福克、烏爾夫教練機上昇速度每時170哩，至於小型勃克機每時能行136哩。各國都喜歡購用勃克「容梅斯脫」，其座別名「容梅」者都是教練機。

漢堡格(Hamburger)廠是新近設計的德國航空公司，即漢堡城著名「Blom & Vois」船塢的分廠。這家公司雖出產各種軍用機，但我們所知道的只有「HA-136」單座教練機和「HA-139」四發動機巨型水上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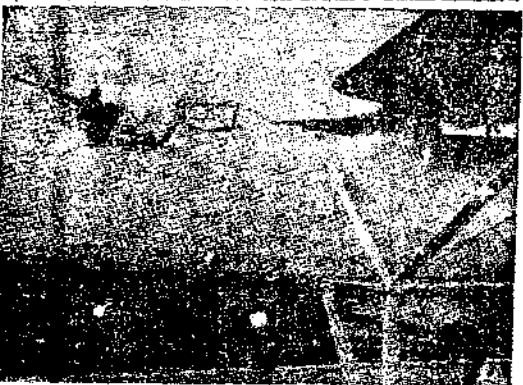
後一類機——諾達米爾(Nordmeer)和諾達溫德(Nord Wind)——最近已由羅夫脫、亨薩(L. v. Hana)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Hana」駕駛，完成了橫跨大西洋試飛，按此機裝有發射管的浮舟。

最後我們不要忘記各種杜尼爾廠出產的飛機：少說幾種有如下表：「DO-18」雙色爾(Diesel)發動機的飛機，「DO-22」偵察轟炸機，「DO-23」運輸轟炸機，「DO-24」單翼陸上機，內有十二個位置的座艙，二對發動機前後裝着，和「DO-25」軍用機，裝有三個「木星」勃立司託耳「式(Bristol Jupiter type)發動機。

上述一切都告訴我們，納粹德意志已在短短幾年內建造了各種型式的軍用機。在本文實際上只說到一部份。德國確已在全世界空軍中奮力地重獲嶄新的地位，且已在有些國家眼裏，德國空軍有成爲和平威脅的可能。

附圖說明：

圖一：阿勒設「AR-17」單座軍用教練機之空中雄姿：裝有240馬力亞格斯「V-8」式

發動機。

圖二：由羅夫脫、亨薩駕駛，橫渡大西洋之巨型水上民航機，屬於「諾達米爾」類。按該機極易改爲軍用機。裝有四個300馬力「容克斯」球馬、色爾「發動機。

圖三：杜尼爾「DO-22」偵察轟炸水上機。裝有兩枝高聲的機關槍，并伊斯班諾、蘇樂「X」式(Hispano-Suiza「Y」)發動機。時速200哩。

圖四：參加一九三六年航空賽，裝有亞格斯發動機的福克、威爾夫「斯託索」機，在此機上納粹機師葛德·阿曲直里斯(G. v. Adhells)曾作驚奇的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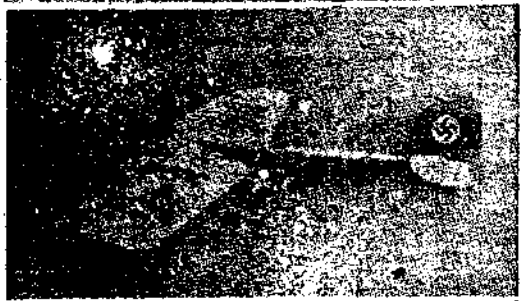
圖五：參加一九三七年航空賽之德國「翼教練機」名叫白克爾、容梅斯脫。羅馬尼亞的阿納克斯、伯伯拿隊長(Capt. Alex P.

span>即坐在座艙中者(竹駕此機表演，榮獲奇技飛行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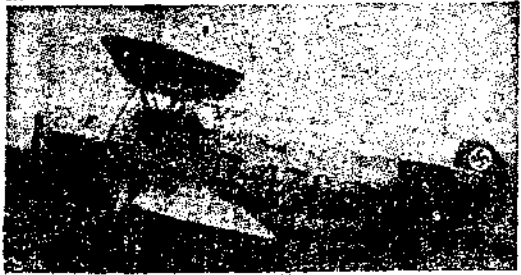
圖六：一羅夫脫、亨薩，容克斯「巨型機降」落柏林坦配爾霍夫機場(Tempelhof Field)之姿態。按「Wandred von Klich」是它的假名，事實上是一架堅固而異的轟炸機。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七：裝有二個「B. M. W.」450馬力「羅納」發動機之杜尼爾「DO-23」巨型輸送轟炸機，也是納粹優秀機之一。如果戰事一起，它定能發揮驚人的力量。

圖八：光滑的阿刺頭「AR-66」雙座軍用教練機，好像「AR-76」型機，它也裝220馬力亞格斯發動機。注意其高裝着的升降舵面。

圖九：哈雪耳「He-123」全金屬俯衝轟炸戰鬥機，它確具有這三種功能，裝置 650馬力「B. M. W.」「羅納」發動機。即參加西班牙空戰者。騎在地上的是羅夫脫、亨薩、容克斯機。

(譯HELVING Aces)

# 我們的空中射擊士

高殿均

社會上似乎很少有人知道這一羣無名英雄，他們這一羣精壯的小夥子們，個個都有報國的熱誠，殺敵的決心，個個都會發盡了氣力，流盡了血汗，爲了爭取抗戰的勝利，爲了達成民族解放的目的，與敵人廝殺惡鬥。

他們過去都曾在陸軍裏受過嚴格的軍事教育與射擊訓練。他們都有豐富射擊的經驗，精練的射擊技術。再配合上體格的條件，便構成他們被選進入「空中射擊班」受訓的標準條件。地面上精良的射擊技術，再配合上空中的射擊訓練，他們變成了使轟炸機不可少的一環。

他們是轟炸機的保護者，是轟炸機的保母。他們爲了克盡保母的責任，爲了保障轟炸機的安全，曾有不少的受害者——日本飛機，在他們英勇的掃射

下，拖着白烟的長尾巴，翻了筋斗。

他們每天都與駕駛員轟炸員同樣的在機場上担任着警戒的任務，期待着殺敵的命令。他們的生活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舒適，那樣寫意：清早照例很早黑暗中摸索着爬起來，這那恐怕大部的人們還留連在甜蜜的夢中，但是他們已經奔上戰場。晚上照例是在七點半鐘解除警戒以後，才能回到宿舍裏去休息。

當他們担任警戒的時光，事實上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線上舒舒服服的吃飯的。有的時候，線上或者總站給他們送飯去，但是飯到機場自然會冷的，所以無

(下接二十四頁)



## 「流星羣」大隊的勇士

## 黃新瑞隊長 的戰創

李紀人

「聽說，黃牛受傷了，你知道不知道？」  
「他的傷不是好了嗎？那裏受傷的，是不是說  
的南京？」

「不，他最近又在廣州受了傷。」這是陳君所  
給我帶來的消息，以寫性頑強，神號黃牛的黃新瑞  
又第二次的受傷了。他屢次所參與的壯烈的激鬥，  
曾使敵人爲之胆寒，不管敵人的機數是如何的超過  
他們，不管敵人的機關槍彈是如何的密如雨下。但  
他縱橫馳騁，把整個的空際幾爲他個人所佔有。有  
人曾這樣的說過，敵人的唯一的弱點，就是懼怕我  
國空軍人士的不怕死的精神，黃君的富性，恰恰就  
這樣地常常給與敵人以不可名狀的苦頭，所以他雖  
然二次受傷，但他一天活著，敵人還會吃到更多的  
苦頭的！

八月十五日南京大較場的空際，黃君是在千萬  
人的眼睛睜視之下，第一次顯示了他高超的技能。  
敵人的轟炸機瞬息之間把無數的平民炸死炸傷，可  
是，不到五分鐘，那些無辜的死者，立刻看到敵  
機的下墜，黃君替他們報了英世之仇了。我們都清  
楚看見，一架單翼而稍帶背拱的驅逐機在追着敵人  
四架一羣的轟炸機，以他英勇的姿態，由敵機尾部  
後下方四十五度方位攻擊過去了，敵機倏即起火了  
。接着再來一個側面的攻擊，第二架的敵機又拖着  
一道火的尾巴。

這一次他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是深深地印在  
當場目擊者的腦筋，因爲當時的高度很低，這使多

數的觀衆得個親臨全賭的機會，大家當時的感覺，  
好像將那位英勇的戰士奉着爲民除害的耶穌，因他  
是確確實實地驅除了敵人，不讓牠對我方人民再多  
作殘酷的蹂躪。所以大家都不期而然的對他起了最  
深的敬意。大家的心裏都懷念着：「能驅敵者是英  
雄，他們固然不曉得這便是黃君其人的。」

作者對他並沒有什麼要好的友情，但當他降落  
機場，爬出機籠，一言不發地踽踽步行時，欽敬的  
心思竟不自覺的令着我的腿子朝着他跑，并伸手和  
他握好，以表示他先前的英勇的回敬。

黃的個子并不高，可是橫的發展，形成了他一  
副非常實實的體格，穩重的步子，可以令任何一個  
人見了不敢輕視他，努力的過人，同事中更是沒有  
人不知道的。平常不好多說話，還有，極願替人代  
抱不平。生長於美國，親身在異國目擊着本國僑民  
政治地位之低微，造成了他今日「仇人相見，份外  
眼紅」的性格。

自敵機開始對我首都的轟炸，以至南京失陷，  
黃君的一隊始終駐紮在南京外圍的句容。他和他的  
同伴們駕駛着特別形式的掛背機，敵機欲從上海往  
襲南京麼？就得誠惶誠恐地偷過這虎口。一次，敵  
人特別分遣了一中隊的機數想去炸毀句容機場，但  
這羣掛背機立刻以他銳利的槍鋒，一連擊落了三架  
，使此後的敵機生了戒心。

我會聽到下面的一段故事，是在去年九月中旬  
的時候，在南京句容之間，敵我的驅逐機在那兒展

開了激烈空戰的一幕，敵人的驅逐機如排山倒海的  
過來，當時負責衛首都之責者，爲志航大隊，機數  
的比例，要比敵人的打個對折，黃君的一隊，也正  
加入在這羣負盛名的「志航」大隊戰團裏，他們以  
戰勝的餘威，毫不留情地把敵人強行攔截于首都的  
郊外，經過了一場的惡戰，敵機之在虎口處倖未死  
的，都慌慌忙忙的逃走了！於是，他們就掉頭去追  
擊乘隙而入的轟炸隊，一連幾次的攻擊，敵人抵擋  
不住隊形分散了，黃君抓着一頭大笨象——轟炸  
機，格格格，機槍的子彈打完了，他尖銳的視線，  
看見敵機後位的機關槍口朝着天，他快步趕前一看  
，才知道人的敵機關槍手已經中彈死了。見此失了  
抵抗能力的大笨象，黃君不免垂了涎，可是自己的  
子彈也已打光，你想他當時是何等的着急？

「搶過去麼！一駕驅逐機還不過一架轟炸機  
嗎？」但這樣想，還未讓黃君有實行的機會，先商  
的轟炸機開始冉冉下墜，原來牠早就受了傷，到此  
時再也支持不住的墜落下去了。

可是，在首都上空某一次的血戰，黃君終於受  
了光榮的創傷。敵彈由他的臂上穿過，他便第一次  
的受傷了，那天的空戰，敵人的機數要三倍於我，  
戰局維持了數十分鐘，敵人終戰敗向東逃遁。

他這次爲敵彈擊中右臂，是因他在維護着我方  
一位戰鬥員的跳傘降落，他看見有三架的敵機去圍  
攻乘安全傘降落已經失了抵抗能力的同僚，對於  
敵人的狼惡與殘忍，不禁燃起了心頭的憤恨，於是

和他從高空垂直俯衝下來，對準了一架敵機就攻擊，敵機發現了可怕的兇勢，只得捨開先前的目的物轉向機頭一齊向黃莊來圍攻，結果，跳傘的同事難得他的救護而安全降落，他自己却以寡衆之懸殊，不幸受傷了。

當他傷口全愈的時候，南國空際的敵人正放肆的在作惡與逞兇，他那隊於是時奉命南旋，黃莊雖是傷後新痊，但他覺得仍有良好而足資殺敵的精神，於是，他立即銷假回隊。今年一月的前後，他隊另有二位的受傷者，也銷假回到隊裏，那是陳其偉、周靈虛，他們以受傷的餘恨，重新踏上戰場，真可以承受一個「空軍榮譽隊」的雅號。他們以過去屢次參加空戰的經驗，再在南國一座訓練機場上，進一步的去研討和學習，在那裏細心地找出過去失敗的原因，這樣經過了一個多月，又在南維的上空，與敵人相見了。

時間是二月二十四日，敵人的水上偵察機和輕轟炸機，以他輕佻的自大，沿粵漢路向北直飛，我們升空的機數爲十一架，敵機却有十七架之多，敵人在粵省各地狼性的蹂躪，是把他們的心變得益爲自大了。

敵人始終未料到還未達到目的地——南維，就會遭遇到這空際的鐵柱，所以他不遠從數百里之外來到粵北碰了釘，竟弄得隊形亂散，狼狽而逃。關於當日的情況，下面有周靈虛君來信的報告：……那天我和二個同伴圍擊一架敵人的水上偵察機，說到牠的性能，可也有相當的靈敏，我連續攻擊了五六次，才見牠着火下墜，我帶着勝利者的驕傲和牠脫離了……後來，在很遠的距離，見有一架敵機正在逃跑，我便滿開油門，趕上去，在牠的後下方開槍射擊，發射的子彈無慮有二三百發，旋見敵機冒了很大的黑烟，可是，牠還沒有着火，且很快的拉了一個向後轉，把機頭對正着我，那時，我的飛機和牠距離太近，我只得急轉上升，希冀向他

再作第二次的攻擊，但我覺得我的飛機動得很利害，敵機後坐的後座槍手對我射擊了，我聽見被敵彈擊中一隊隊的聲音，看看我的右翼操縱桿已經斷了，於是，我只得和牠脫離，急作降落的準備，所幸飛機尚能操縱終於安全降落了。

我落機後，檢查的飛機足足中了十七彈，有幾個彈孔正在我坐位的旁邊，還在我機的主柱之上，穿了一個洞，但我想那架敵機縱不登時下墜，必也回不去他的巢窩，牠的油箱分明已在漏油，只問他舉身何處去了……那天我作戰的時候，什麼也不管，見了敵機就追擊，就開槍，因我想到前次敵人所賜給我的創傷，我必須給他們以一個千百倍厚禮的回敬……

那天激鬥的結果，我方死了陳其偉和楊如桐，敵機也當場墜落四架，恰恰多出一倍，至負傷逃走的一定尚有相等的數目。

敵人經了這鐵錘的一擊，使牠此後的行動存了戒心，和一個頭小鼠一樣，受了一次的教訓，還要再來，但已遠不若先前之大胆粗心，他究竟是父母生育出來的兒子啊！

可是交了四月，他好似一頭沒有記憶力的小鼠，又漸漸大胆起來了。這次又到了黃莊的親自出馬，和一羣在抗戰的烈燄中薰淘着的熱血青年，於四月十三日的中午再給敵機以一次滿天星斗的打擊。

當時的情形是這樣：上午十時三十分，防空部得到敵襲的警報，有敵機二十四架由唐家灣起飛，測其方向，必來廣州進襲而無疑。是時天色晴朗，我們在機場中守候着的戰士，得到這樣的消息，看了頭上的天氣，心裏都很興奮的想：「痛懲敵人」的機會到了，我機一共十八架，編成兩隊，於接到敵襲的數分鐘內，即升空取得高度。約爬至二萬尺之高，在大廣州的城郊來往盤旋，散播出發動機雄偉的聲音，和一隻兇性的母鷄般，把廣州敵在他兩翼的肩膊之下。

我們十八架的神鷹，在黃陳二隊長領率之下排列着疎散的屏聲的隊形。五六十挺機關槍的子彈，全都上了床，正等着那不速之客！飛約二十分鐘，在西南方向的很遠處，發現了幾十個黑點，正背着太陽而來，這無疑是敵機，很快的隊長，立即發了一個符號，把隊形整備起來，而當他們一看見這一羣滅燈自焚的盲目的飛虫，都不自禁的私自發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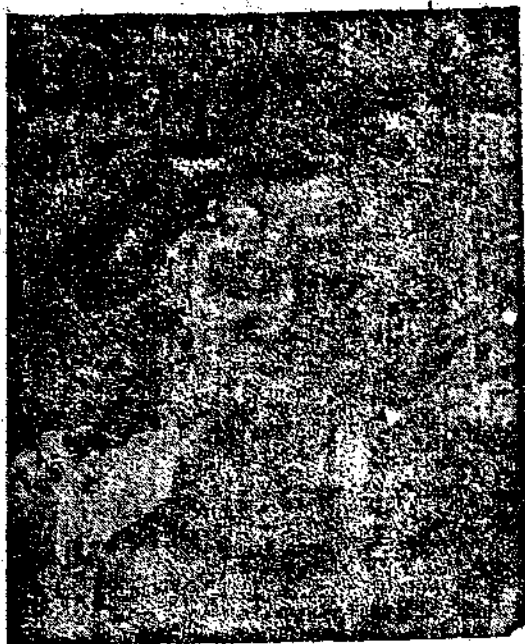
敵機也分層排列着浩浩而來，情形是怪得驚的，他們有雙翼機，有單翼機（九五和九六）保護着四架的輕轟炸機，而且一進入就向我們的機場上衝衝投彈，我們的機隊，不失他良好的機會，各自對着一目標，立刻對敵開槍，這一擊，可算得到不小的效力，立見敵機一連數架着火焚燬，并見有人跳傘。接着，展開了一幕與敵機纏綿的戰鬥，我方也損失了優秀的鬥士吳伯鈞、李煜榮二員，他倆各陷於敵機包圍中，竟不幸中彈死了。一場空戰的結果，是總共擊落了敵機八架，開廣州空戰以來的最高紀錄。黃隊長於擊落三架敵機後受傷，情況至爲壯烈！總計那天的戰績：黃新瑞三架，鄧復凱二架，周靈虛一架，雷炎君一架，鄒廣續一架。

和黃隊長同時受傷者尚有陳玉榮、武振華，但幸都十分輕微，就最近五、月，九江上空的戰鬥，他們又已加入去了！

敵人在廣州市區的任意轟炸，在世界人士之前自己暴露了他們本身的猙獰面孔，五千以上死難的同胞，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野蠻的敵人，唯望我英勇的鬥士再以過去的豪邁，重新顯示你們的壯烈的精神。唯願你們堅強的鬥志，敵寇的鐵翼才能掃除這空中的強盜於中國國土，不—全世界任何土一塊地上。

# 記「萬山」劉依鈞隊長

佑申



「萬山」隊隊長劉依鈞

(渭川攝)

在廣陽場的某一個場合中，我偶然的會見劉依鈞。讀者想還記得這個在八月十八日和湯卜生隊長合力血戰衝上空的勝利者罷！

我初次見到劉依鈞，那是六個月以前在漢口中的一間會客室裏。那次是萬山隊開一日三轟南海亂旋的空戰座談會，我奉本社參加。就在這次的座談中，我得一獲勇士的丰采，認識了勇士許多過去的戰績。如今這別半載，天各一方，誰料到在遠後方的山城重慶，在這荒涼的廣陽壩機場，彼此還能再相見一面呢？這真是一次意外的會見，現在勇士已由戰功而擢升「萬山」的隊長了。

## 一個「苦」字訣

說起了勇士劉依鈞，他實在是一個典型的模範青年，典型的空中勇士。他自己說，他之所以得有今日的成就，完全是靠着一個「苦」字訣。他告訴我，他自高中畢業後，便投考中央航空學校，開始是一個二期的機械班生。讀完了機械，又轉到四期的飛行班。中途因生過一次傷寒病，弄的身體很壞，休息了一年多，再去讀五期甲班的飛行。在臨畢業檢查體格的時候，醫官還對他發生了不少的麻煩，終以勇士一番苦鬥的工夫，才戰勝了最後的一度檢查難關。

勇士在航校的時期，確是有決心的。這時他非特要和大自然戰鬥，非須和無情的病魔戰鬥。他由二期機械班而四期飛行班，五期甲班的這三個階段裏，就吃過不少的苦頭。因為他一方面是應當一秒鐘不休息的學習機械的知識，和飛行的技術；另一方面他又應當需要盡量的休息，以期健康的恢復，而不能給身心任何部份的一點小的刺激。就在這重重矛盾之下，我們的勇士終於完成了他的學業了。抗戰開始以後，勇士擔任的任務，大半是轟炸的工作。最近兩三個月來，他却負起驅逐的警戒。一個「全能」的飛行人員，他不但懂得轟炸，而且還能驅逐戰鬥；他不但明白怎樣修理機械，而且要把握住空中戰鬥的絕技。我們的勇士劉依鈞，便是這樣的一個「全能」的飛行人員。但這樣的一個「全能」的飛行人員，豈是不下了一番着實實的苦

工夫而能隨便達到的麼？

勇士對我說過，飛行人員平日要盡苦學苦練，戰時則靠苦打苦戰，天下決沒有不勞而獲的事。但既下了決心和苦心，便不怕不成功，所謂有志者事竟成，確是一句絕對的真理了。

## 三十次以上的大轟炸

「萬山」隊是轟炸隊，「萬山」隊中第一流和最老的轟炸手，便是勇士劉依鈞。去年「八一三」淞滬戰開始的那一天起，勇士就奉命轟炸滬上敵軍的陣地。從八月十四到八月二十這頭一個星期中，他每天平均要到上海去轟炸兩三次。楊樹浦，江灣鎮，吳淞口外，匯山碼頭，大公紗廠，虹口敵軍司令部，海軍俱樂部等地方，都是我勇士轟炸活動的目標。一切敵人在這方面的軍艦，軍營和軍實，都在勇士大量鐵彈之下而燬滅無餘了。

但在三十次以上的大轟炸中，勇士自己認為最得意的，備有過三次。第一次是去年「九一八」之夜，炸燬北四川路敵軍倉庫，致敵損失在七百萬元以上，是開始了轟炸史上勇壯的首一頁，而為中外人士所稱道不遺的。

第二次是今年五月十一的那一天，萬山隊一日三轟南海，炸沉敵大型艦「衣笠丸」，炸傷敵驅逐艦兩三艘，另還擊落敵機三架，這更是我轟炸任務以外的一個收穫，所以這次也是值得標榜的。

第三次是六七月間，長江中游血戰展開的第一

天(六月九日)，勇士率機轟炸安慶大通之間的敵艦。因爲這天雲霧特別的濃厚，我機雖飛在萬公尺以上，却仍是由一層雲穿過，一層雲穿進的在雲海中盲目飛行。後來勇士看了看航路計，曉得目的地應當是到了。就急降而俯瞰下面，果見有大小三五隻敵艦，疎疎落落的停浮在江中。既到了，送它們幾顆炸彈下去罷，勇士心頭一面在想，機就一面繼續垂直的從高空中衝下來。忙拉動彈簧，可死也拉不動(因手受傷後無力)，第一次失敗了。不行，此時機已離水面只有二三千尺了，不拉掉是要不得的。再來第二次的嘗試罷，炸彈送下去了，敵艦也命中着了，但待我勇士把機頭重新拉起時，他的機身却剛剛擦水面而過，險些兒撞上敵艦的身上，做了沈崇誨的第二。

但這一幕驚險的投彈終於成功了，勇士是應當引以爲自豪的。

### 六架記錄的經驗談

雖然劉依鈞勇士在轟炸史上，寫出了他的最光榮的收穫；同樣，在全部空戰史上，他也有過擊落敵機六架的光榮記錄。

開始在上海，勇士擊落過敵機一架，以後在揚州一架，南京一架，這還是去年的事。最近在衡陽和芷江的上空，勇士又擊落過敵機三架，總共是六架記錄。

對於敵我每一次空戰的失敗或成功的經過，勇士便費苦心去研究其失敗與成功的所以然的原因。據勇士參證他自己的經驗，告訴我空戰時，除了主觀方面有勇敢和犧牲的決心外，還要戰術方面，有集中一點密射的技巧。他說，他許多次看見敵機

中彈冒烟，而仍能突圍脫逃者，就是因爲敵機雖是受了點傷，而不是重傷，不是致命傷，所以它仍可逃去，這實在是很可惜的。

照勇士的意思，在空中射擊敵機，須先把握敵我機相隔的距離，和有效的射程，如對於這把握住了，則機槍的打法，應是格格格格格格格格的一連不斷的密集火力，而不是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或斷或續的間斷射擊。這不是很明白的麼，一連不斷的密集火力，就是十顆子彈罷，那末，這十顆子彈便擊中在一個點，無論是敵身的那一個點，它都要吃不消的。但或斷或續的間斷射擊，則打出的子彈且少，不能齊中在一個點上，或是機身中一個，機頭中一個，機尾中一個，威力就較小了。

勇士對我說，他最近在芷江上空一口氣擊落敵機兩架，就是由於充分利用了這個「密集射擊」的戰術而致勝利的。但假使這一連不斷的密集火力還不能把敵機擊落的話，他又說，則快把自己機身拉起，以便第二個機會的來到，再是一排一連不斷的密集的機槍，保管你十有八九是成功的。

我覺得勇士這個空戰的經驗，是十分值得寶貴而重視，因爲這是與陸軍部隊所慣常用的中央突破和集中攻擊的戰法，是異曲而同工的啊。

最後，據勇士對我說，他這次是由××城飛來重慶，三五天功夫，便再飛回××城，擔任警戒前衛的工作。是的，抗戰十六個月以來，我們的勇士是無日不在槍林彈雨之中，過着辛勞的生活，現在他又要出發到最前線了，我爲勇士祝福，我祝福他再帶給我新的勝利的消息來。

## 武漢的突擊

天風

十一月十一日的黎明，  
好睡的人正在夢鄉，  
隔宿的雲還未散去，  
戰士的血已在心裏沸揚，  
突然發出怒吼的……  
是偉大崇高的衝鋒之陽！



這片離開武漢七百公里之原野！  
是夜之殘幕下的××機場，  
秋老的大地在堅苦忍耐，  
英雄的中岳也咬緊牙關。  
砂煙陡起處……  
四神鷹之花機振翼飛翔，  
它們與祖國大地悲壯的離吻罷，  
火樣戰情促我壯士的征航。



# 「雙十節」秋涼之皎夜

## 衡陽陸空鏖戰記

### 敵機十九架五次夜襲衡陽 我防空部隊創造空前紀錄

俊武·照X隊士

一個深秋的夜晚，空中連一點雲都沒有；潔白的月光，籠罩着整個大地。衡陽城籠在嚴肅而恬靜的空氣中。

這一天，正是十月十日，在我們大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是一個可慶的紀念日。我們都意識到敵機一定要在這一天來搗亂我們；因此，警戒的特別嚴密。

白天平安過去了，夜神又降臨到人間。一輪皎潔的明月，高掛在天空。我們防空部隊，都機警而沉着氣。準備給殘酷無人道的「荒鷄」以一嚴重的打擊！

晚九點多鐘，防空機關接到情報，果然敵機多架，有進襲衡陽的企圖。我們獲得了這個消息，每一個戰士都興奮起來，因為這正是我們報國的機會到了。在緊張的空氣下，便完成了應有的射擊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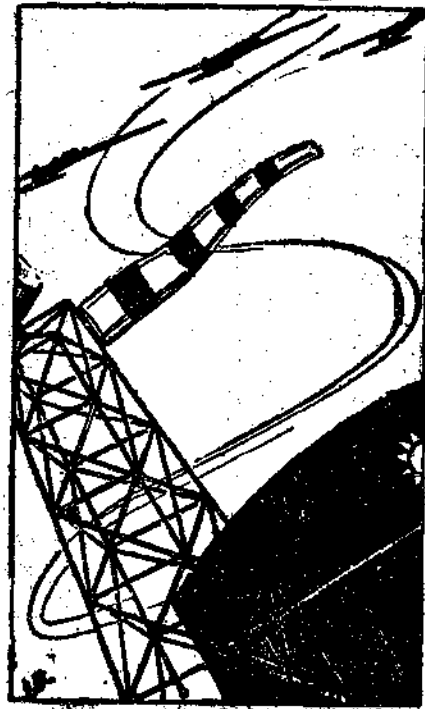
九時四十一分緊急警報發出了。衡陽城找不着一點燈火。五十八分在城的西南角上，發現了敵轟炸機六架，高度在三千六百公尺以上，向我機場飛行；一時衡陽四週的照空燈，像幾條白虹一般的強烈燈光，無情的把敵機包圍着。我們高射砲部隊即瞄準射擊，該敵機見我發射準確，倉

皇投彈後，向東北方狼狽逃去了。

第二次是十一時五十二分，衡陽城西南上空，又發現敵轟炸機三架，仍向我機場飛行。我們確實瞄準，在距離至五千七百公尺時就開始射擊，觀測炸點，命中極好，每發都在命中效率範圍以內，當時即有二敵機受重傷。餘一敵機見我砲火猛烈，命中精良，更倉皇加速的飛逃了。

第三次又有敵轟炸機六架，在次日一時十分，還是出現在衡陽城的西南上空，我們均感覺到不能再放過這良好機會了。鼓起勇氣來瞄準射擊，即被我命中一架，尾巴上冒出縷縷的黑烟。接着又一架中彈了，兩架敵機的火光，隱隱地從機身內燒到外邊；在空中，幾個卑鄙可憐的敵航空人員，舉行了火葬儀式！

這一次戰鬥的結果，我們僅損失二十九發高射砲彈，換來敵兩人架轟炸機，及十四個航空員，造成了抗戰以來高射砲擊落敵機的比率最高的新紀錄了。但殘酷而無恥的敵機，在第四次去後未半小時，又來了第五批七架轟炸機。當這批敵機剛剛到達衡陽附近時，我X連高射砲第一發即將敵機最後一架擊中，美麗火花，從敵機內噴發出來，蔚為空中的奇觀！其餘六架，看見這種情



是衡山地區三千公尺的上空了，戰士眼前起了一陣光芒，這是什麼一回事？向蓮花攸縣之線束望，湯卜生英靈的微笑，融和勝利的東方曙光！



上升復上升，前航復前航，翼底下奔逝的是……，蜿蜒的鐵道線和著名的湘江，那美麗的洞庭湖瀟湘地帶，祖國溫馨的柔情，似水漾漾，

形，倉皇中亂了隊形，也顧不得投彈，就想飛逃。可是我們捨不得這建功的一刹那，卻又繼續發砲，在左邊的三架敵機，又中了我們的砲彈，當時向右翻轉搖搖欲墜的逃了去。

這些被擊落的敵機，據防空監視哨的報告：一架焚墮於張孟寺，一架焚墮於大堡附近，一架焚墮於澧流市，一架則墮於本城東南約十公里之處，二架墮於衡山的附近。其餘被擊傷的敵機，還有三架，恐怕也無命回去了。總計敵人在我們偉大的雙十節之夜，贈送我們六架轟炸機的厚禮，我們受之是無愧的。衡陽的民眾看見擊落敵六架轟炸機，歡喜欲狂，譽我們為神勇的高射砲隊，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本分，很不敢當的。

同時，在焚墮的敵機上，除燒死的敵機師以外，尚生俘兩員，其餘在逃者有四名。在敵機內我們還獲得了許多戰利品：機槍，手槍，文件，皮囊，坐椅，……應有盡有。敵人經過這次打擊，當可明白中國的領空，仍是鋼一般的啊。

翌日，衡陽城的防空會議席上王司令說：「這簡直是個奇蹟！一夜中傷亡來襲的敵機二分之一。我親眼看見連二十九發砲彈，命中了兩架，這是很可寶貴的一個收穫！敵中國是進步了，中國的航空與防空是大大的進步了。」

### 照測第X隊的奮戰

由於今年的閏月，巧的很，把中秋節和雙十節竟拉在一起過。

十月八、九日的兩夜，像規定了時間似的警報，使衡陽民眾的心十分緊張了。何況今天又添上了「一個雙十節！一個月明皎潔之夜，我們想：

「準備今晚的戰鬥！」

我們正式作戰，這還算第一度，每個戰士們，都滿懷着歡喜緊張的心情。但那時候終於到來

了！月光朗朗地照耀着，我們正在等候情況的傳來，九點五十五分，防空司令部電話來了：「第一批敵機，已過修水。請注意！一把這情況通報各處之後，再聚精會神地等着戰鬥。」

「嗚……嗚……」，一慘厲的警笛聲，響激了城區四近。月光下看得出衡陽民眾，扶老攜幼的在逃避，疎散。我們也就在這個緊張的局面下，移到了指揮所。

劉陽，易家灣，湘潭，衡山，敵機一點點的迫近了。「敵機是取東南航向的，注意！」防空司令部又一度的指示我們。

陣地裏，士兵的心在跳動，脈搏在增加，操作着器材的各部。發電機低微的轟轟聲，陣地指揮官凝神傾聽和注視着應留心的方向。

偉大的南嶽，像一個巨人似的，橫臥在地平線上。從他的左拐邊，傳來了沈重隆隆的機聲，這是一年多來熟識的聲音啊！日本飛機工業產兒的呼吸。現在我們得用行動來給與打擊者以打擊了！

最先有兩道青白色的燈光劃破了漫漫的夜空，上下左右地在搜索着目標。因為這是初陣，所以搜索的時間較長，燈光的運動也不大合法，但結果，我們終於捕獲着目標了。

月光仍是朗朗的，燈光只像一些影子在天空中閃動。但誰都能看見，約三千公尺的高度，在兩種光交織成的光海裏，六架敵重轟炸機，像幾條笨拙的大魚在游泳着。

炸彈從大魚的肚子下面掉下來，小西門一帶

矗立湖邊的古塔樓上，有我國鄉的宋代歌。



城陵磯前線，烽火迷漫，混戰一場。

看哪……東亞門繼主義者真捷的奪取，不顧做奴隸的人們拚死反抗，「我們無抵抗的通過敵陣上空，飛回日本強國的後方。」



一小時二五〇公里的航速，向失去了靈魂的武漢進航，滾沸沸的長江現在像一條死蛇，像油油的大塊如今是一片焦荒，這過去抗戰之力的總匯！

的地面上開了花，火，鐵，血——這是祖國人民的血肉之花啊！

高射砲在通通的發響，機關槍的彈道，好像一條條紅的綠的蟲，一串串起勁地向敵機密集地飛去。但大口徑的高射砲，如同黑暗裏立着的一個咆哮的巨人，另有一種作風。砲口一亮淡綠的火光，子彈音隨着震耳的砲口音劃破了長空。你還聽着音響仰起頭來一望，在敵機的身邊，就可看出閃閃的爆開了火紅的花朵，又壯觀，又美麗。

敵機隆隆地由西北來，在城南上空右轉灣，向正北飛去。

這時第二批敵機已過湘潭。

我們的士兵有一個被高射砲的彈片擦傷了。另一個報告：「炸彈落在附近，距離二百公尺。」

第二批的三架敵機，大約正是夜午時候，由北方飛來，遠遠的在衡陽城西飛過，左轉灣投彈了。

這一次，我們燈光靈活了一點，閃燈不一會牠就十分明顯地抓住三架敵機。斜距離漸漸縮小，牠們像懸掛在空中似的，忍受着彈丸的鑽刺。

漫漫的秋夜，在月光之下，在民衆興奮恐怖呼吸中，又一個鐘頭滑過去，開始了另一個日子。就在零點四十九分，電話響着：「第三批敵機過衡山。」

又過了十分鐘，敵機漸漸飛近。但航路並沒有向着這兒。我們聽着，聽着，聲音漸漸由西北移向正西，西南，好像又遠去了。有個年青的士兵在笑：「鴛鴦鳥是新的膽小鬼！」

不料他又回來了！仍是由西北進入的，六架。炸彈從老遠的地方丟着，由西北向東南，正炸着X路 and X路，平分線。地噴面發了黑紅的

如今！如今一切都完了，沒有文化，社會，熱和光。



朝霞紅暈的七時三十分，讓隆隆的呼聲迫近武漢，看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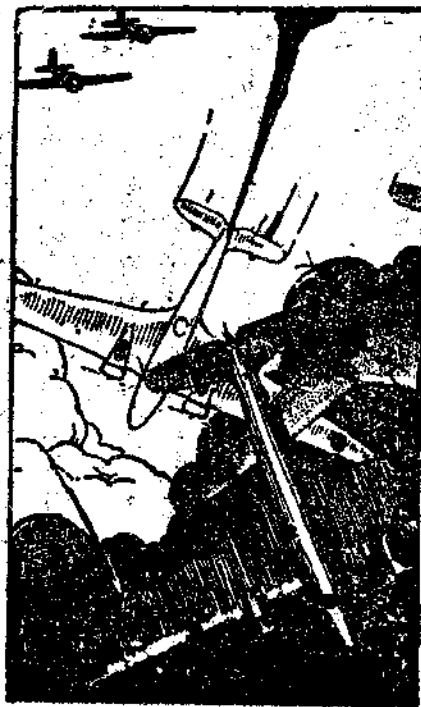
襄河之畔延燒着幾處文明的野火，驅散尚存的乃是黃鶴樓，水塔，江漢關，武漢啊，武漢，

東方文明的第一次被燬滅，似蠻族侵入了的古羅馬之帝邦，幸有那文化的最後遺影哪，是抗日戰死者的血跡。地久天長！



放眼在下遊二十公里的空上，多情戰士心作迴響！

燬滅了金子隆司的大編隊，勝利者的青年大隊長李桂丹！長空一碧如洗……那是光榮「二一八」的古戰場！



「四二九」烙印在碧天上，那是空戰史上最迷人的一張，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往那裏走？二十二歲的陳懷民。人就是炸彈！當三宅坂慶祝櫻花的一天長節，誰人來問笑惠子心底之創傷？



這裏是揚州青山的上空了，它會翻過「五卅」一機體的午陽，

火着地，我們每個人的心噴發了忍不住的悲憤。  
敵機被照過後，誰也不肯放手，高射炮砲發射得更密了。敵機右側三架，隊形分散，這不是疏開，這是被射傷的徵兆。向東邊飛着去，但總被我們的光照耀着。果然來了電話：「似乎有一架機，着火降落在東部的山地。」我們真夠興奮了！

在××路上的通信線路被毀了，有兩三處電話不通起來。焦急了一會，也只好隨去，但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我們仍留著心對準敵機來到的照測，當不會因失去指揮而廢職的。

一點三十六分，敵機六架，第四批由正北闖入衡陽。把敵機當作目標，直壓在航線下，一陣炸彈下來，低空的雲烟更濃了。

這真是慚愧的事！敵機投彈後才被一個燈照明，我們是太遲了！

敵機飛過頭上，被烏雲遮住了。但砲發射得厲害。井有人看見火下落的敵機。

第五最末一批敵機和上批相距僅十五分鐘，也是六架，由西北來。我們這次更小心了，當牠被我們照明了以後，就遭受著集中火力的射擊。炸後的烏雲橫放天空，阻礙了我們的視線；但當煙雲散開時，我們便看見，敵機的隊形已經散亂得不成樣子。每架敵機，都盲目地向後方發射着機關槍，子彈像火星般下落來。可是有兩架機却呆笨地落後了，降低了，似乎火葬在三湘七澤的山野中。

復仇後痛快的情緒，我們每個人幾乎窒息着透不過氣，大家都遙望着遠空，不說一句話。忽然有人發狂般笑着跳了起來，我們總算達成任務的一部份了！

二時二十八分發出的解除警報，結束了我們數百戰士戰鬥的洗禮，我們是用行動紀念了偉大的雙十節！

神鷹和「虎鷲」的武漢第三戰，張敬賢之花機令人永遠難忘，聞名「皇國」的高原中尉一擊而斃，侵略者之大軍不能全師而返！



多情戰士不勝其回憶了，這是撤退後的第一次回顧武漢！「從前敵人千方百計要來破壞你，今日我們也來燬滅你這大廣場，過去是我們的，所以我要愛惜你，現在是敵人的，所以我要把你燬個精光」。



戰士從五千尺上空下瞰，日本工兵部隊在忙亂地修築機場，是早茶的時候了，那是一頓好的晨餐啊，

二百磅，四百磅，大炸彈破空下降！硝烟的山嶺平地裏浪起來，斷肢殘體在黑色的爆炸中飄蕩。誰說這不是第一等畫景？訴諸戰爭時，我們對付倭奴只有這樣！



祖國的微笑掛在青天上，戰士的微笑掛在嘴角上，武漢機場一片天昏地黑，未撤退的市民聽到最痛快的野鴉，他們抬起垂了好幾天的頭，四隻成隊的神鷹從頂上飆航，「讓我們永遠遺留在這痛快的一刻啊！我們幾時可以奔回祖國溫柔的懷抱間？」



短篇  
創作

一對好姑娘的完

陶雄

在戰場上，我有機會拜讀了幾封空軍烈士的遺書，多中是不勝悲壯的。我的情感受了他們的折磨，當時使我中  
天都陷在沈思裏。經過幾個月孕育，我寫成了這篇東西。文學是多面性的，雖然這里沒有寫「一砲打下三架敵機來」，然而他無疑是具有積極  
性的。

作者

XX:

今天震宇到家裏來拜訪。還是老規矩，隔著門  
他就連聲地喊：「XX！XX！XX！」可是XX這一次  
却沒有以熱情的語調來應答他了。他走進屋裏，一  
眼看見正中牆上懸掛的那張放大像，被兩支乳白  
蠟燭的搖曳光波盪漾著，他臉上的肌肉立刻就凝結  
住了。過了很久，他喃喃地問：「XX不在家？」  
我說：「XX永久不會在家了。」又停了停，他說  
：「上月在醫院裏看見報紙上一段空軍烈士悲壯事  
蹟的記載，我就敢心我會失去一個好朋友。」「可  
是也許你不會想到這朋友就是從不知道死是什麼的  
XX。」說完，我別過臉去，想隱藏起一種脆弱的  
感情。他說：「每一個空中戰士都會隨時遇到不可  
知的死的。殺身成仁的XX比從傷兵醫院出來的我  
光榮得多。」一種不平的感覺掠過我的心房，我想  
說：「我願以XX的全部光榮和我的終身幸福來贖  
取他的生命，陪伴一個傷殘到不能舉步的愛人於我  
也是愉快的。」可是我下死勁捏住我的手掌，像捏  
住這句話，用熱淚的奔放代替了牠的傾瀉。XX，  
我知道即使是流淚，你的愛人爲了你的殉國而流淚

，也不是強猛如虎的你能忍受的。可是請指示我  
，XX，我用什麼方法來壓伏我的感情？我用什麼  
方法來壓伏我對愛侶的傷痛懷念的激情呢？

秋風起了。樹葉通響地絮語著。一夜我都被深

鎖在荒誕的夢境裏。清晨，天還在朦朧的懷抱中，  
我突地被一陣沙石掃窗的雜音驚醒，從床上一躍而  
起，倉皇地向着更衣室跑去。跑到裏面，我迷迷惘  
惘地打開那隻從意大利帶回來的鋼皮箱，迷迷惘  
地從箱底抽出那件駝絨裏的皮「甲開」，衝着寒風  
瑟縮地又跑回臥室床邊。XX，你該還記得？去年  
你第一次奉召飛赴前綫作戰便是在這樣一個秋風蕭  
瑟的日子？那時我們住在西北一個古城裏。那時你  
天天抱怨著空戰開始了一個多月，每個同學或後進都  
已參加了這神聖抗戰，而你却被遺忘在後方。所以  
當緊急出動命令遞到你手時，你連一秒鐘都沒有延  
遲，提起一個手提箱馬上就走出家門去了。那時我  
不及爲你餞行，不及親手做幾個你最愛吃的鮮花餅  
給你帶在身旁，祝你此去所立功績如鮮花一樣燦爛  
。我也不會向你說一句叮嚀惜別的話。那時我祇爲  
你做了一件事：從箱子底裏匆遽地抽出這件絨裏的

厚「甲開」披在你身上，使你沒有被塞外破曉的寒

風侵害了健康。今天，我在睡夢中聽到秋風的悲歌

，猛然驚覺，想到這又是天空征人需要寒衣的時節

了，就慌忙打開箱子又從底層把牠抽了出來。直到

走回床邊，我才懷悟我的XX離開我已經一個月，

這寒衣是必得寄往天堂請由上帝轉交才能如願的。

我坐在床邊抱著頭抽咽起來，(XX，我不願告訴

你我是又在推心地哭了。)當天主堂的晨鐘清脆地

響起來時，這寒衣蜷縮在我們那潔白的臉盆裏被一

團熊熊火燄抱住了。縷縷的白煙裊裊地向着雲際升

去。XX，我相信藉了教鐘的指引，這煙陣是必然

會完成他們的使命，把這寒衣爲我帶交你手的。九

重天上很冷罷？你收到這衣服，務必即刻披在身上

，像在我面前時一樣。XX，你應該聽我話。

昨天接到六叔來信。他責備你太缺少感情，太

不顧家。他說你有機會留在後方擔負別的任務時，

你應該牢牢抓住這機會不放鬆。一個人有了家就多

了一重責任，他不能不爲自己多作一點打算，還是

六叔的哲學。聽了這話，不但你會動火，就是我都

感到大大的不快。XX，親切如六叔的人都這樣不



了解你！你去了以後，抱着同樣觀點在我面前埋怨你的，親戚方面已經有了四五位。可是X X，我是最了解你的。唯其我已把你孤獨地遺留在這世界上，後半生的日子全被不幸蓋上了鈴記，我却更崇敬你的偉大。偉大的人是在他能犧牲自我，最崇高的犧牲則是勇於折磨自己的感情。X X，我相信三年前，在我們不曾相愛時，你的犧牲對你個人的負荷是要比目前輕減得多的。

誠然，抗 發生以後，你對我的感情疏淡多了。你不再向我說：「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你輕易不肯接我到你駐防的那城市裏去團聚，即使他並不是前線。可是我懂得你爲什麼要這樣做。所以我從不曾爲了這些而對你失望。相反地，我的感情却日益熾烈了。

X X，你真是一個可敬的男人。對於祖國，你

(接頁十四頁)

論春夏秋冬他們的肚皮常常裝着冷食。有的時候，總站上準備了「一元券」，每天早晨期待着他們去領，作爲他們一天的飯票。「一元券」是包辦制的，不管你吃飽吃不飽，或者有了剩餘，總站都不管你，只是隨你個人意思支配罷了。總站門口經常放着一部深綠色，內容很豐富的軍委會戰地服務團的服務車，裏面擺着各種各樣的茶點與麵包，期待這一羣戰士用「一元券」換取他們所喜歡的食物。他們在這小小的廣場上，在風吹日晒當中，嘗盡了野餐風味。

他們都是 領袖最忠實的學生。領袖所教訓他們要與「太陽，空氣，水」相搏鬥的訓示，他們都實際做到了，親身實踐了。夏天的時光，在烈日的光輝下面，警戒着；冬天的季節，在北風凜冽的當中，等候着作戰的命令，他們不避日光的蒸騰，不怕風霜的吹打，他們都是堅苦奮鬥的戰士。

出發任務的時候，他們的位是在轟炸機的後座，這裏雖然也有座位的設備，但是很少的時候寫寫意意的睡在裏面，多半的時間都是對着機槍的方向執着槍柄俯視站，張大了眼，向四週瞭望着，警戒着，因爲他們須時時小心刻

是一個忠勇的衛士；對於妻子，你是一個熱情的丈夫。六叔說你缺乏感情，真使我氣憤。記得今年五月間，你的隊部同着其他許多隊部一齊調到後方X X來整理補充的時候，因爲在這裏將有兩三個月的逗留，你就接連發了三個電報熱切地把我從X X接了來。我到達X X的時候，是在一個深夜。萬船攪集的碼頭幾乎鴉雀無聲了。你獨立在駁船上，渾身浴着月光，老遠我就看見你在張大着嘴笑，那嘴張大到幾乎可以揣進一隻拳頭去。木船應着漿聲有節奏地向着江岸奔去。將近攔岸時，你一個箭步跳了上來，一手抓住我一手攔住我們的貝貝，放聲甜笑。你幾乎沒有向我說幾句話，因爲你的嘴一直是在大張着。直到回至家中，你仍是不講話，却接過甜睡着。孩子，撲在懷裏，高聲唱起：Home Sweet Home來了。

謹慎，防備敵機的偷襲。

他們五分之一的身體都露在外面，螺旋槳送來的颶風，增加了他們身體的寒度。在冬天的時光，一雙手常常會凍得腫起來。流出來的鼻涕常常會凍成冰棒。他們也常常這樣講：奇怪的很，在未到敵人工空以前，總覺得凍得難過，總覺得機槍非常笨重，一雙腫得厚厚的手，不容易換機槍；但是一到敵人的上空，這一切都無形中消失了。什麼疼痛都被遺忘了。遇到敵機來襲的時候，似乎機槍輕巧了許多，一雙手似乎很容易換機槍，同時也很容易發揮牠的威力。但是他們最怕「匹馬單槍」式的一架雙子出發任務，因爲如果敵機從尾巴的死角趕來的時候，沒法射擊；如果你機多了，便可用燈號指示你機射擊，這樣便可以提神壯胆，用勁交織着掃蕩，危險就少了。

等到脫離敵人的上空，擺脫敵機的侵襲，他們才可以輕鬆一下，出一口長氣，蹲在座位上休息片刻，賞玩賞玩這中的彩雲，眺望眺望美麗的景色。機身降落了高度，冰棒便變成稀水，腫手便恢復了疼痛。機身不定溫度的變化，當使他們有隔世之感。

這之後，你在矜持的熱情中和我在一起過了兩個多月安寧愉快的生活。當我漸漸忘却這仍是在非常嚴重的抗戰期中時，統帥部調你到最前線去負擔某項艱鉅任務的急電突然降臨了。臨走的前一天，我記得極清，是全X X八十七位同袍在吉慶樓公宴你。你在酒筵上談笑風生，不露一點惜別之情。大航的啤酒，大口的喫菜，豪放英邁，時時使我想起歷史上的燕趙古俠來。大約是七點多鐘，你的酒興似乎還未足一半，飛機場的汽車突然開來接你了。聽到汽車的喇叭聲，你的神經受了受了一下震動，但是隨即鎮靜了下來。大家件和着你看高歌了一在航校校歌，之後就都靜默了。你把帽子拿在手裏，看了看大家，又走到我面前握了握我的手，一句話不說，突地掉轉身昂頭就走。

(未完)



## 我空軍連 糧接濟廬

### 山孤軍

中央社南昌十  
五日電：江西遊擊  
指揮×××，在廬  
山一帶抗戰，迭予  
敵軍大打擊，最近  
廬山雖四面被圍，  
而孤軍仍在飢寒困  
苦中不斷出擊，誓  
死奮鬥到底，與名  
山共存亡，中央迭  
電嘉許，各界尤表  
敬佩，該隊近日出  
擊，更奪獲輜重甚  
多，士氣益振，中  
央恐我在山孤軍或  
有缺乏，特於今晨  
派飛機×架運送一  
批糧餉到山，以資  
接濟，該軍士氣，  
經此鼓勵後，定將  
更爲振奮，予敵以  
莫大之牽制云。

業已付印即可出版之新劇本

# 閻海文二首存劇

劉益著

抗戰以來，各種抗戰劇本，如雨後春筍，可是以空軍作題材的劇本，還是很少，即有，不是消極的揭露空軍之偶發弱點，即憑作者個人的想像虛構而失實，都不能給與空軍以積極的幫助。

## 空軍劇本出版預告

閻海文二幕劇是劉益先生所著，作者係航校畢業，現任該校飛行教官，與閻海文同學，相知甚深。當作者驚聞閻烈士悲壯殉國，痛惜之餘，設法搜集烈士生前史實，費時半載之久，始成此二幕劇。第一幕敘述閻烈士出發轟炸敵軍前之情形，第二幕演出閻烈士以最後一顆子彈自盡之經過。全劇異常緊張，是一部

完全寫實的作品，對於閻烈士的個性描述極詳盡，確能表揚中國空軍作戰之英勇，實抗戰以來不可多得之偉著。

出版日期 在即

定價 二角

出版者 本社

以飛航人員寫空軍劇

### 本刊發行新年特大號啓事

本刊自創刊以來，深蒙讀者愛護，現已出版至第十七期。茲新年將屆，本刊決定將第十八十九兩期合刊，舉行一個新年特大號，并準於明年元旦日出版，以資紀念，希讀者知照，此啓。